

壁

C40
4514
82

C40-4514

了翁詩集卷之六
家書置於山
我微英落院
為學者不歌
當山二世鐵
牛機



B 64853

佛說生經卷第一

佛說那賴經第一

西晉三藏竺法護

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
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族姓子棄家捐妻子捨
諸眷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姝好見夫捨家作沙門
便復行嫁族姓子聞之心卽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
婦之禮戲笑放逸心常想此不去須臾念婦在前面
類形貌坐起舉動愁憂憤惱不復慕樂淨修梵行便
歸其家諸比丘聞便往啓佛世尊應時遣人呼比丘

來輒卽受教比丘至已爲佛作禮却坐一面佛卽爲
比丘蠲色欲念除癡愛失爲說塵勞之穢樂少憂多
多壞少成無有節限惟有佛及諸弟子明智之人分
別是耳愛欲罪生不可稱限超越色欲休息衆想講
閑居諦時族姓子尋時證明賢聖之法時諸比丘得
未曾有各共議言且當觀此於是族姓子棄家牢獄
銀鐺杻械想著妻子而自繫縛不樂梵行於時世尊
開示如來章句諸通慧句有目章句化人賢聖時諸
比丘白世尊曰我等觀察是族姓子棄捐家居信爲
沙門還念妻子形類舉動家事世尊爲說愛欲之瑕

法律之德生死之難無爲之安使至聖證無著之界
自非如來至真等正覺孰能爾乎佛告諸比丘此比
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欲迷惑情色不能自制志縛
在欲無能制者獨佛勸化除其所惑愛欲之著耳乃
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方迹中宮姝女不可
稱數顏貌端正色像難及與他人諍與姪蕩女離于
慈哀或與婢使或與童子而或鬪諍各各鬪諍不肯
共和適鬪諍已便出宮去王方迹聞之恚諸臣吏求
諸姝女不知所趣愁憂不樂涕泣悲哀念諸婦女戲
笑娛樂夫婦之義本現前時諸作放樂思念舉動坐

起之法反益用愁不能自解於時有一仙人興五神通神足飛行威神無極名曰那賴此云無樂見方迹王爲愛欲惑不能自解爲興慈哀欲爲蠲除愛欲之患飛在空中而現神足忽然來下住王殿上時王卽見尋起迎送讓之在牀則便就座問於王曰大王何故意在愛欲勞思多念思想情色不能自諫頓首實然宮中姝女共爭尊卑上下之叙不能相和各馳捨去是以憂惑不能自解於是仙人爲說愛欲之難離欲之德世人求欲不知厭足假使一人得一切欲無厭無足以偈頌曰

一切世間欲 非一人不厭 所有有危害
云何自喪已 一切諸衆流 悉皆歸于海
不以爲滿足 所愛不厭爾 假使得爲梵
致尊豪難及 所欲復超彼 不以爲厭足
假使閭浮提 樹木諸草葉 燒之不以厭
欲不足如是 設八輩男子 端正顏貌姝
一切加以欲 威力端正好 設爲言增惡
毀欲於丈夫 不以輕爲輕 求厭爲用厭
大王當知此 設習愛欲事 恩愛轉增長
譬如飲鹹水 於時彼仙人 爲王方迹講

爲說辛苦偈 令意得開解

於時仙人爲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卽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爲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衆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仙人者則我身是爾時相遭今亦相遇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比丘晉行分衛一一次第入姪蕩家舍於時姪女見比丘入至其家舍歡喜踊躍

卽從座起尋而奉迎稽首足下請屈就座又問比丘仁從何來比丘答曰吾主分衛故來乞食於是女人卽爲施設餽饌衆味盛之滿鉢而奉上之比丘卽受自退而去彼時比丘得是美食甘美豐足心中歡喜不能自勝數數往詣姪蕩女舍時女心念計此比丘守法難及頻爲興設甘脆肥美之食而授與之往返不息學問未明所作不辦未伏諸根見姪蕩女顏色妙好姪意爲動志在放逸著姪蕩女口出軟柔恩情之辭懷親附心與語周旋彼家日日不懈分衛比丘觀其好色聽聞音聲姪意爲亂迷惑憤錯不能自覺

而佛經曰目見好色婬意爲動又世尊曰雖觀女人
長者如母中者如姊少者如妹如子如女當內觀身
念皆惡露無可愛者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
地水火風因緣合成本無所有時彼比丘不曉空觀
但作色視婬意則亂爲婬女人而說頌曰

淑女年幼童清淨

顏貌端正妹妙好

一一觀容無等倫

吾意志願其和同

時婬蕩女見此比丘所說如是吾本不知兇惡貪婬
反以清淨奉戒意待謂之仁賢喜犯罪疊隨其來言
當折答之卽時以偈而報頌曰

當持飲食來 香華好衣服 若干種供養
爾乃與仁俱

於是比丘以偈答女頌曰

吾無有財業 觀我行舉動 以乞句而立
所得者相與

於是婬女以偈而頌曰

假使卿身無財業 何爲立志求難致
如卿所作無羞慚 馳走促出離我家

時逐出比丘遣至祇樹門諸比丘卽來詣佛啓白世
尊具說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水鼈婬女曾作

獼猴故亦相好志不得果還自侵欺不入正教增益
惱患於今如是志願婬女願不從心逆見折辱慚愧
而去佛言乃往過去無數世時大江水中鼈所居遊
其江水邊樹木熾盛波叢樹間有一獼猴止頓彼樹
於時彼鼈從江水出 九樹木有此獼猴而與談語
稍稍前行欲親近之數數往返相見有日日如是
觀之不懈則起婬意心爲迷惑汙染穢濁不能自覺
則時以偈而歎頌曰

顏貌赤黃眼而青

遊叢樹間戲枝格

吾今欲問毛滑澤

欲何志求何所存

獼猴以偈答曰

吾今具知鼈本末

爲國王子有聰明

今卿何故而問我

我聞此言懷狐疑

於是鼈復以偈答曰

吾心常存志在卿

心懷恩愛思想爾

以是之故而相問

當以何法而得會

獼猴以偈報頌曰

鼈當知之我處樹

不應與吾共合會

假使欲得與我俱

在叢樹間相供養

於是鼈復以偈答曰

吾所服食以肉活

柔輒甘美勝果蓏

不當貪求不可獲

當爲汝致衆柰果

爾時獼猴以偈報曰

假使卿身不處樹

何爲求我不可致

如今觀我無羞慚

且自馳走不忍見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今姪蕩女人是鼈者分衛比

丘是彼時放逸而慕求之不得如願今亦如是佛說

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三

聞如是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

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和難釋子多求眷屬不覩
其人不察行跡有欲出家便除鬚髮而爲沙門授成
就戒不問本末何所從來父母姓字善惡好醜識與
不識趣欲得人而下鬚髮授具足戒諸比丘呵不當
爲此趣有來人輒爲沙門欲得眷屬不顧後患當問
本末何所從來舉動安諦爲見侵欺後悔無及和難
比丘都不受諫值得見人輒下鬚髮爾時之世有凶
惡人博掩之子造聞和難釋家之子有無央數衣被
鉢噐好求眷屬趣得來學不問本末所從來處便下
鬚髮其身饑凍無以自活欲往誑詐心豫設計詣和

難所恭敬肅肅稽首爲禮威儀法則坐起安詳無有
卒暴和難釋子告其人曰沙門安隱無憂無患親近
愛欲則非吉祥懈怠無行人不知者爲欲所壞而習
愛欲致無央數憤惱之害貪著愛欲不能得度其人
答曰我身不能棄捐愛欲而爲沙門和難又問子何
以故不爲沙門沙門者多獲衆利子便降意出爲沙
門所學德行吾悉供給其人答曰唯諾從命除諸憂
患假使安隱便爲沙門則除鬚髮授成就戒雖作沙
門受教易使故自示現恭順無失精進勤修未曾懈
怠忍辱順教時和難見可信可保不觀內態不復狐

疑信之如一以諸衣被及鉢震越諸供養具皆用託
之出外遊行意中安隱不謂作態悉斂衣鉢諸供養
具馳走藏竄獨在一處與博掩子俱共飲食時和難
聞彼新弟子所在卽時速還觀其室中多所竊取周
帀普問今爲所湊權時不現但遙聞之彼博掩子落
度凶暴佯作沙門欲欺詐卿竊取財物衆人答曰卿
性倉卒不問本末便下鬚髮今所取物在於獨處博
掩子俱而共食飲以知在彼恐不禁制默聲內惱諸
比丘聞具足白佛於是大聖告諸比丘此博掩子落
度之人不但今世以異形貌閑居之像有所竊欺前

世亦然和難比丘不刈續信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王舍城有一賢人入婬蕩家與婬女俱飲食歌戲而相娛樂所有財業不久殫盡其財物彼婬女人悉奪取之不復聽入其家婬女逐之數數發遣都不肯去時婬女人驅出其家去更求財爾乃來還求財不得用求財故到鬱單國雖到彼國無所識知時鬱單國有大尊者多財饒寶勢富無量侔現仁賢往詣尊者吾爲賈客衆人之導從某國來多致財寶道遇惡賊悉見劫奪皆失財業貧窮委厄無以自活纔得濟命盡力奔走今歸尊者給侍左右於時尊者見之如

此威儀法則行步進止有威神德此則佳人吾爲設計令興復故其人黠慧聰明辯才舉動應機志不懈怠意性易悟極可尊者而以自樂護慎其心未曾放逸所作成辦無事不成身行清淨口言柔軟無有麤獷巧談美辭衆人見者莫不歡喜尊者眷屬家中大小悉共敬愛皆共讚譽尊者見然踊躍慰勞咸以爲慶見其行跡無有漏失卽時付信於時尊者觀其道德內外表裏不覩瑕短曾勸助之其所作有所成立第一恭敬未曾輕慢最見篤信如弟如兄等無差別戒定安諦無有欺誑稍稍付信以大財業卽時竊

取出之在外車載財寶諸好物還至王舍城與妖姪
蕩女飲食相樂彼於異時其人不現曾徧行索不知
所湊觀察藏中大亡財寶不可稱計見無財寶遍行
求索不知所湊乃從人聞此人還至王舍城與姪女
俱飲食此博掩子非是長者非仁賢人尊者心念以
走遠近不可復得甚自嗔恨歎吒說偈

非是賢君子 外貌似好華 不可色信人
及柔軟美辭 觀察舉動行 外現如佳善
明者當遠慮 共止當察試 乃知志性惡
博掩子揚聲 吾時不棄捨 譬如雜毒食

云何無返復 亦復薄恩情 智者不與俱
雖救令當捨 我時適見之 信故見欺侵

非賢現賢貌 竊財而亡走

佛告諸比丘爾時尊者今和難比丘身是落度欺者
今博掩子作沙門欺和難者是前世相侵今世亦然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邪業自活經第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眾比丘
千二百五十人俱時和難釋子爲人說經論生活業
但講飲食衣被之具爲人說經講福德事報應之果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經

佛說金剛經

十一

卷一

未曾講論道義之慧大獲衣被飲食諸饌攝取此已立離賢聖有若干事說俗經典世間飲食興起種種非宜之說不演度世無極之慧諸比丘見所行分衛在於人家但說俗事衣食之供卽時訶諫轉相告令衆學聞之卽共追隨呵諫所爲云何賢者世尊大聖已以聖通身最正覺講世妙法難及難了玄管道教無念無想其心離名安隱無患明者所達從無央數億百千劫本從諸佛聽聞奉持皆安隱度諸比丘聞以家之信離家爲道而返更說世俗經典多想多求興發之事世俗飲食無益之義離聖賢迹乃復講論

世俗之事時比丘往啓世尊佛告比丘是非沙門此非具足出家之業因法生活但求衣食未曾教導時佛世尊以無數事訶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諸比丘和難釋子愚騃丈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經典廣說法也欲自顯名令衆供養前世亦爾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於異閑居多有神仙處在其中有一仙人愚冥無明心閉意塞爲國王太子及諸臣吏惟但講說飲食諸饌衣服之具不論經道處知時節見乘車馬逆爲說經或爲述者而往說經或處罍礙而爲說經或獲衣食世俗諸饌爲歎說經由是之故致美飲食

經

佛說金剛經

十一

卷一

諸供養具時異學梵志見之如此爲國王子及諸大臣講說經典遙見乘騎時諸仙人往啓和尚及餘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訶諫非之所爲於時和尚五通仙人問之菩薩卽時呵譴不當如是其有犯此非義之事若有誹謗計此二人皆非善哉不爲奇雅爲說此經離聖賢任不應典籍其聽受者亦不應宜則兩墮落於是和難以偈頌曰

兩俱不解誼	計之兩墮落	說法不得理
聽經不解義	於世俗難值	神仙講道誼
以俗衣食供	無知歎說此	服食粳米飯

上美肉全供	以依聖賢誼	欲論解典籍
遊志在閑居	飯食採果糧	是名所歎樂
神仙歎此法	道德寂所歌	法利爲梵志
威儀自調伏	無得樂非法	知節而少求
捨家行分衛	寧以此業活	無得違經典
佛告諸比丘	欲知爾時常	以衣食諸饌說法不論道
者今和難釋子	是也淨諸梵行	其和上者今比丘衆
是五通仙人	我身是前世相遇	今亦相值佛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經

佛說經卷第一

三

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
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一尊長者財富無量金
銀珍寶不可稱數勤苦治生饑渴寒熱觸冒諸難憂
感諸患不以道理積此財業雖爲財富不自衣食不
能布施不能供養奉事二親不能給足妻子僕使無
益中外家室親里安能布施爲福德乎衣卽麤衣食
卽惡食意中憫惜父母窮乏妻子裸凍家室內外不
與交通各自兩隨常恐煩燒有所求索所作慳貪悋
惜如此少福無智第一矜矜無所齎持本治生時或
能至誠或不至誠積累財寶不可稱計不能衣食於

時壽終既無子姓所有財寶皆沒入官世尊告比丘
且聽愚冥下士得微妙寶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
奴客萬分之後無所復益而有減損比丘聞此具足
啓佛唯然世尊有一長者名號曰某財寶無量不能
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僕使不能布施一旦壽終財物
沒入官佛告諸比丘今此尊長者非但今世慳貪愛
惜財寶前世亦然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香山生
無央數華菱諸藥及胡椒樹華菱樹上時有一鳥名
曰我所止頓其中假使春月藥果熟時人皆採取服
食療疾時我所鳥喚呼悲鳴此果我所汝等勿取吾

經

佛說經卷第一

三

四

心不欲令人採之雖叫喚呼衆人續取不聽其聲彼鳥薄福愁憂叫呼聲不休絕緣是命過佛言如是如是比丘於是之間愚騃之子爲下士治行求財或正或邪積累財寶一旦命盡財不隨身猶如彼鳥名我所者見萆菱樹及諸藥樹且欲成熟叫喚悲鳴皆是我所人遂採取不能禁制於時世尊則說頌曰

有鳥名我所	處在於香山	諸藥樹成熟
叫喚是我所	聞彼叫喚聲	餘鳥皆集會
衆人取藥去	我所鳥懊惱	如是假使人
積聚無量寶	既不念食飲	不施如斯鳥

縣官及盜賊	怨家水火等	奪之或燒沒
如我所藥果	不能好飲食	牀卧具亦爾
香華諸供養	所有皆如是	旣致得人身
來歸於種類	命盡皆捨去	無一隨其身
是故當殖德	顧念于後世	人所作功德
後世且待人	無得臨壽終	心中懷湯火
吾前爲放逸	故當造德本	
佛告諸比丘	欲知爾時我所鳥者	則今此尊長者
是故比丘	當修學此不當慳惜	除垢濁心常修清淨
是諸佛教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野雞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
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
數世時有大叢樹大叢樹間有野貓遊居在產經日
不食饑餓欲極見樹王上有一野雞端正姝好卽行
慈心愍哀一切蚊行喘息人物之類於時野貓心懷
毒害欲危雞命徐徐來前在於樹下以柔輒辭而說
頌曰

意寂相異姝 食魚若好服 從樹來下地
當爲汝作妻

於時野雞以偈報曰

仁者有四脚 我身有兩足 計鳥與野貓
不宜爲夫妻

野貓以偈報曰

吾多所遊行 國邑及郡縣 不欲得餘人
惟意樂在人 君身現端正 顏貌立第一
吾亦微妙好 行清淨童女 當共相娛樂
如雞遊在外 兩人共等心 不亦快樂哉
時野雞以偈報曰

吾不識卿耶 是誰何求耶 衆事未辦足

明者所不歎

野猫復以偈報曰

既得如此妻 反以杖擊頭 在中貧爲劇

富者如雨寶 親近於眷屬 大寶財無量

以親近家室 息心得堅固

野雞以偈答曰

息意自從卿 青眼如惡瘡 如是見鎖繫

如閉在牢獄

野猫以偈報曰

不與我同心 言口如刺棘 會當用何致

愁憂當思想 吾身不臭穢 流出戒德香

云何欲捨我 遠遊在別處

野雞以偈答曰

汝欲遠牽挽 凶弊如蛇虺 接彼皮柔輓

爾乃得叙申

野猫以偈答曰

速來下詣此 吾欲有所誼 并當語親里

及啓於父母

野雞復以偈答曰

吾有童女婦 顏正心性好 順禁戒如法

護意不欲違

野貓以偈答曰

於是以棘杖 在家順正教 家中有尊長

以法戒爲益 楊柳樹在外 皆以時茂盛

衆共稽首仁 如梵志事火 吾家以勢力

奉事諸梵志 吉祥多生子 當令饒財寶

野雞以偈報曰

天當與汝願 以梵杖擊卿 於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雞

野貓以偈答曰

我當不食肉 曝露修清淨 禮事諸天衆

吾爲得此智

野雞以偈答曰

未曾見聞此 野貓修淨行 卿欲有所滅

爲賊欲取雞 木與果各別 美辭陽喜笑

吾終不信卿 安得雞不噉 惡性而卒暴

觀面赤如血 其眼青如藍 卿當食鼠蟲

終不得雞食 何不行捕鼠 面赤眼正青

叫喚言貓時 吾衣毛則豎 輒避自欲藏

世世欲離卿 何意今相振

於是貓復以偈答曰

面色豈好乎 端正皆童耶 當問威儀則

及餘諸功德 諸行當具足 智慧有方便

曉了家居業 未曾有我比 我當好洗沐

今著好衣服 起舞歌聲音 乃爾愛敬我

又當洗仁足 爲其梳頭髻 及當調誕戲

然後愛敬我

於是野雞以偈答曰

吾非不自愛 令怨家梳頭 其與爾相親

終不得壽長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野貓今旃遮比丘是也時野雞者我身是也昔者相遇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前世諍女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爾時調達心念毒害誹謗如來自謂有道衆人呵之天龍鬼神釋梵四王悉共曉喻勿得懷害向於如來莫謗世尊佛爲一切三界之尊有三達智無所罣礙天上天下莫不歸命云何誹謗得罪無量卿欲毀佛猶如舉手欲擲日月如以一塵欲超須彌如持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一毛度於虛空調達聞之其心不改時諸比丘具以
啓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爾佛告諸比丘調達不
但今世世世如是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一梵志財
富無數有一好女端正殊妙色像第一諸梵志法其
豪姓者假使處女與明經者於時梵志請諸同學五
百之衆供養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人中有一人最
上智慧學於三經博達五典章句次第不失經義問
者發遣無所疑難最處上座又年朽耄面色醜陋不
似人類兩眼復青父母愁憂女亦懷惱云何當爲此
人作婦何異惡鬼當奈之何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年

既幼少顏貌殊好聰明智慧綜練三經通達五典上
知天文下覩地理災變吉凶皆豫能覩能知六博妖
異蠱道懷妊男女產乳難易愍傷十方蚺飛蠕動岐
行喘息人物之類懷四等心慈悲喜護聞彼豪姓大
富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欲處於女尋
時往詣一一難問諸梵志等咸皆窮乏無辭以對五
百之衆智皆不及年少梵志則處上座時女父母及
女見之皆大歡喜吾求女壻其日甚久今乃獲願年
尊梵志曰吾年既老久許我女以爲妻婦且以假我
所得賜遺悉用與卿可置此婦傷我年高勿相毀辱

年少答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納之何爲與卿三月畢竟卽處女用與年少梵志其年老者心懷毒惡卿相毀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作怨或當危害或加毀辱終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猶懷害佛告諸比丘爾時年尊梵志今調達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前世之結于今不解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時諸比丘於講堂上坐共

議言我等世尊從無數劫精進不懈不拘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教濟一切用精進故超越九劫自致無上正眞之道爲最正覺吾等蒙度以爲橋梁時佛遙聞比丘所議起到講堂問之何論比丘白曰我等共議世尊功德巍巍無量從累劫來精進無厭不避諸難勤苦求道欲濟一切不中墮落自致得佛我等蒙度佛告比丘實如所言誠無有異吾從無數劫以來精進求道初無懈怠慙傷衆生欲度脫之用精進故自致得佛超越九劫出彌勒前我念過去無數劫時見國中人多有貧窮慙傷憐之以何方便而令豐

饒念當入海獲如意珠乃有所救搥鼓搖鈴誰欲入
海採求珍寶衆人大會僉當上船更作教令欲捨父
母不惜妻子投身沒命當共入海所以者何海有三
難一者大魚長萬八千里二者鬼神羅刹欲翻其船
三者振山故作此令使得無怨適更令已衆人皆悔
時五百人心獨堅固便望風舉帆乘船入海詣海龍
王從求頭上如意之珠龍王見之用一切故勤勞入
海欲濟窮士卽以珠與時諸賈客各各採寶悉皆具
足乘船來還海中諸龍及諸鬼神悉共議言此如意
珠海中上寶非世俗人所當獲者云何損海益閭浮

利誠可惜之當作方計還奪其珠不可失之至於人
間時龍鬼神晝夜圍繞若干之市欲奪其珠導師德
尊威神巍巍諸鬼神龍雖欲翻船奪如意珠力所不
任於時導師及五百人安隱度海菩薩踊躍住於海
邊低頭下手呪願海神珠繫頸時海龍鬼神因緣得
便使珠墮海導師感激吾行入海乘船涉難勤苦無
量乃得此寶當救衆乏於今海神反令墮海勅邊侍
人促持器來吾辨海水若至底泥不得珠者終不休
懈卽器辨水以精進力不避苦難不惜壽命水自然
趣悉入器中諸海龍神見之如是心卽懷懼此人威

勢精進之力誠非世有若今爰水不久竭海卽持珠
來辭謝還之吾等聊試不圖精進力勢如是天上天
下無能勝君導師者獲寶齋還國中觀寶求願使雨
七寶以供天下莫不安隱爾時導師則我身是五百
賈客諸弟子者是我所將導師精進行入於大海還
得寶珠救諸貧窮于今得佛竭生死海智慧無量救
濟羣生莫不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梅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
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國王波斯匿請佛及比丘

衆於中宮飯佛出祇樹與大比丘及諸菩薩天龍神
鬼眷屬圍繞釋梵四王華香伎樂於上供養香汁灑
地於時世尊與大衆俱入舍衛城欲詣王宮有比丘
尼名曰暴志木魁繫腹似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爲我
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釋
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爲一切三
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
步三界無能逮者降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歸伏道
德巍巍不可爲喻虛空無形尚可汙染佛以過彼無
有等侶此比丘尼旣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謗如來於

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爲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鼠齧繫魁繩魁卽墮地衆會覩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遠業爲佛弟子旣不能暢歎譽如來無極功德反還懷妬結謗大聖乎卽勅侍者掘地爲深坑欲倒埋之時佛解喻勿得爾也是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賈客賣好真珠枚數甚多旣團明好時有一女諧欲買之向欲諧偶有一男子遷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有從請求復不肯與心盛遂怒我前買珠便來遷奪又從請求復不肯與汝毀辱

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佛告諸比丘國王及諸比丘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身則暴志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當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說鼈獼猴經第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諸比丘會共議言有此暴志比丘尼者棄家遠業而行學道歸命三寶佛則爲父法則爲母諸比丘衆以爲兄弟本以道法而爲沙門遵修道誼去三毒垢供侍佛法及比丘僧愍哀一切行

四等心乃可得度而反懷惡謗佛謗尊輕毀衆僧甚可疑怪爲未曾有時佛徹聽往問比丘屬何所論比丘具啓向所議意於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比丘尼不但今世念如來惡在在所生亦復如是吾自憶念乃往過去無數劫時有一獼猴王處在林樹食果飲水時念一切蚊行喘息人物之類皆欲令度使至無爲時與一鼃以爲知友親親相敬初不相誤鼃數往來到獼猴所飲食言談說正義理其婦見之數出不在謂之於外姪蕩不節卽問夫婿卿數出爲何所至湊將無於外放逸無道其夫答曰吾以獼猴結爲親友

聰明智慧又曉義理出輒往共論經法但說快事無他放逸其婦不信謂爲不然又瞋獼猴誘誅我夫數令出入當圖殺之吾夫乃休因便佯病困苦著牀其婿瞻勞醫藥療治竟不肯差謂其夫言勿復勞意損其醫藥吾病甚重當得卿所親親獼猴之肝吾乃活耳其夫答曰是吾親友寄身託命終不相疑云何相圖用以活卿耶其婦答曰今爲夫婦同共一體不念相濟反爲獼猴誠非誼理其婦逼夫又敬重之往請獼猴吾數往來到君所頓仁不枉屈詣我家門今欲相請到舍小食獼猴答曰吾處陸地卿在水中安得

相從其鼈答曰吾當負卿亦可枉儀獼猴便從負到
中道謂獼猴言仁欲知不所以相請吾婦病困欲得
仁肝服食除病獼猴報曰卿何以故不早相語吾肝
掛樹不齎持來促還取肝乃相從耳便還樹上跳蹀
歡喜時鼈問曰卿當齎肝來到我家及更上樹跳蹀
踊躍爲何所施獼猴答曰天下至愚無過於卿何所
有肝而掛在樹共爲親友寄身託命而還相圖欲危
我命從今已往各自別行佛告比丘爾時鼈婦則暴
志是鼈者則調達是獼猴王者則我身是佛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
人與諸菩薩俱佛告諸會者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
五仙人處於山藪四人爲主一人給侍供養奉事未
曾失意採果汲水進以時節一日遠行採果水漿懈
廢眠寐不以時還日以過中四人失食懷恨饑恚謂
其侍者卿給使令何得如是如卿所行可爲殤呪不
宜族姓侍者聞之憂感難言退在樹下近水邊坐偏
翹一脚思惟自責執勞積久今違四仙時食之供既
失道教不順四等遂感而死其足常著七寶之屐翹

足而坐寶屐墮水而沒一隻命過之後卽生外道爲
殤呪子年十餘歲與其同輩戲于路側時有梵志過
見戲童人數猥多遍觀察之見殤呪子特有貴相應
爲王者顏貌殊異於人中上梵志命曰爾有王相不
宜懊惱遊於衆內童子答曰吾殤呪子何有王相梵
志又曰如吾經典儀容形體與識書符合爾則應之
深思吾語誠諦無欺斯國之王當用某月某日某時
薨殯必禪爾位童子答曰惟勿廣之協令靜密設如
仁信當重念恩不敢自憍梵志言畢尋逃遁走出之
他國後日未幾王薨絕嗣娉求賢士以爲國胄羣臣

議曰國之無主如人之無首宜速發遣使者勤求有
德以時立之使者四布遙見斯童有異人之姿輒尋
遣人還啓羣臣惟嚴王制威儀法駕幸來奉迎羣臣
百僚莫不踊躍如使者所白嚴駕奉迎香湯洗沐五
時朝服寶冠劔帶如先王之法前後導衛不違國典
卽位處殿南面稱制境土安寧民庶踊悅於時梵志
仰瞻天文下察地理知已嗣立卽詣宮門求覲門監
啓曰外有梵志欲求覲尊王詔見之梵志進入占謝
呪願又白王曰如我所瞻今果前誓寧審諦乎王曰
誠哉道人神妙蒙恩獲祚王曰道人豈欲半國分藏

珍寶乎婦女美人車馬侍使恣所欲得梵志答曰一無所欲惟求二願一曰飲食進止衣服卧起與王一等相須勿有前後二曰叅議國事所決同意莫自專也王曰善哉思副二願此豈不易乎王修治國常以正法不枉萬民梵志受恩因自憍恣輕憊重臣羣臣忿怨俱進諫曰王尊位高宜與國臣耆舊叅誼偏信乞士遂令傲慢侮羣羣職鄰國聞之將爲所嗤以致寢難王曰吾少與之久有本誓安可廢耶臣諫不止若王食饌但勿須之則必改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不復須還則先之食梵志恚曰本要云何今先獨食

王曰雖吾先食卿出未歸豫別案饌卿自來晚梵志罵曰咄咄呪子不顧義理而違本誓羣臣聞之臨臣毀君咸奏欲殺王詔羣臣以何罪罪之各各進曰或云餽蒸之或云煮之或云支解或云曰擣或云五机截耳割舌挑目殺之王無所聽吾奉道法慈心愍哀衆生之類不害蠕動況危人命但給資糧驅令出國羣臣奉詔卽給衣糧逐使出境獨涉遠路觸冒寒暑疲極憔悴無所似類而到他國詣異梵志家舊與親親又而問曰卿從何來何所綜習業何經典能悉念乎答曰吾從遠來饑寒見逼忘所誦習梵志心念此

人所誦今已廢忘無所能化當令田作輒給奴子及
犂牛見梵志耕種苦役奴子酷令平地走使東西奴
子無聊欲自投水往到河側則得一隻七寶之履心
自念言欲與大家大家無恩欲與父母必賣噉食梵
志困我役使無賴吾當奉承以履上之可獲寬恣則
齋履還用上梵志梵志欣豫心自念言此七寶履其
價難貲吾違王意以履奉之慙咎可解尋還王國以
履上王深自陳悔前之罪豐願得原赦王曰善哉王
卽納受內之幔裏別座坐之會諸羣臣則詔之曰卿
等寧見前所逐梵志不耶答曰不見設使見者當如

之何答曰當斷其手足截其耳鼻斷頭斬腰五毒治
之王曰設使見者能識之乎臣曰不審王出寶履以
示羣臣命梵志出與臣相見致此異寶當共原之羣
臣啓曰此梵志罪如山如海不可赦也獻履一隻何
所施補若獲一網罪可除也王卽可之重逐梵志令
更求一隻梵志懊惱吾本呼嗟而轉加劇還故主人
主人問曰卿至何所而所從來梵志匿之不敢對說
云偶行還則付犂牛奴子使令耕種如前於時梵志
問奴子曰汝前寶履本何從得奴子俱行示得履處
至于水側遍恣求之不知隻處奴子捨去梵志心念

此之寶履必從上流來下行求之不得卽逆流土行見大蓮華順流迴波魚口銜之其華甚大有千餘葉梵志心念雖不得履以此華上之儻可解過得復前寵便復執華則見四仙人坐於樹下前爲作禮問訊起居聖體萬福仙人曰然卿所從來答曰吾失王意雖獻一履不足解過故逆流來求之未獲仙人告曰卿爲學人當知進退彼國王者是吾弟子存待愛敬同食坐起叅誼云何一旦罵之凶呪乎卿之罪重當相誅害今不相聞指示樹下則王先身爲侍者時供給仙時坐翹一脚感結而終寶履墮水一隻著脚便

自取去梵志取履稽首謝過還到本國續以上之王卽歡喜羣臣意解復其寵位佛告諸比丘爾時王者則吾身是四仙人者拘留秦佛拘那含文尼佛迦葉佛彌勒佛是也其梵志者調達是也佛說爾時莫不歡喜

佛說舅甥經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時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官御府織金縷錦綾綺縠珍妙異衣見帑藏中綺寶好物貪意爲動卽共議言吾織

作勤苦不懈知諸藏物好醜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
乏乎夜人定後鑿作地窟盜取官物不可貲數明監
藏者覺物減少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
人知舅甥盜者謂王多事不能覺察至于後日遂當
潛伏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
放逸藏監受詔卽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
教舅舅年尊體羸力少若爲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更
從地窟却行而入如令見得我力強盛當濟免舅舅
纔入窟爲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守人捉甥不制畏
明日識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啓聞王

又詔曰輿出其屍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屍者則
是賊魁棄之四衢警守積日於時遠方有大賈來人
馬車馳填壅塞路奔突猥逼其人射開載兩車薪置
其屍上守者明朝具以啓王王詔徼伺伺不周密若
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將教懂豎執炬舞戲人
衆總鬧以火投薪薪然熾盛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
又詔曰若已蛇維更增守者嚴伺其骨來取骨者則
是元首甥又覺之兼猥釀酒特令釀厚詣守備者徼
而沽之守者連宿饑渴見酒宗共沽飲飲酒過多皆
共醉寐孚因酒瓶受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啓王王

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緝獲斯賊狡黠更當設謀王
卽出女莊嚴瓔珞珠璣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衆
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趣女者素教誡女得
逆抱捉喚令衆人則可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
水放株令順流下唱叫犇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
見株杌如是連宿數數不變守者杌捐睡眠不驚甥
卽乘株到彼女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爲牽衣可
捉我臂甥素凶黠豫持死人臂以用授女女便放衣
轉捉死臂而大稱咄遲守者夢甥得脫走明具啓王
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一無雙久捕不得當柰之何

女卽懷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國
中有人見與有鳴噉者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鳴噉
者甥爲餅師任餅爐下小兒饑啼乳母抱兒趣餅爐
下市餅鋪兒甥旣見兒卽以餅與因而鳴之乳母還
白王曰兒行終日無來近者饑過餅爐時賣餅者授
餅乃鳴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饑啼餅
師授餅因而鳴之不憶是賊何因囚之王使乳母更
抱兒出及諸伺候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沽美酒呼
請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勸酒大醉眠卧便盜兒
去醒悟失兒具以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駭貪嗜狂

水旣不得賊復忘失兒甥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輒賜祿位以爲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某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卽有各自以爲子遣使者往往令求彼王女王卽可之王心念言續是盜魁前後狡猾卽遣使者欲迎吾女遣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齊整王卽勅外疾嚴車騎甥爲賊臣卽懷恐懼心自念言若到彼國王必被覺見執不疑使啓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五百騎具衣

服鞍勒一無差異乃可迎婦王然其言卽往迎婦王令女飲食待客善相娛樂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入騎中躬執甥出爾爲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巨得稽首答曰實爾是也王曰卿之聰哲天下無雙隨卿所願以女配之得爲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外甥則吾身是女父王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調達是也國王父輸頭檀是也母摩耶是婦拘夷是子羅云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音釋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經

佛說生經卷第二

三

經

妹

春朱切

憤

古對切

銀

錯

銀魯堂切

鈕

械

鈕

果

果

果

九

美也

肥

此亂切

豐

許刀切

輒

乳充切

點

胡八切

果

果

果

果

果

蒨

木曰蒨

諤

語駁切

譴

詰戰切

裸

赤體切

岐

去智切

喘

充

充

充

充

切

許偉切

揆

相音切

妊

汝鵠切

噉

徒覽切

誕

魚記切

耄

耄

耄

耄

耄

莫

報切

蠱

公土切

妊

汝鵠切

蛭

許玄切

蠲

飛切

誅

結切

誅

誅

誅

擗

側加切

振

除庚切

孿

俱願切

齧

倪結切

誅

雪律切

誅

誅

誅

誅

誅

也

敷切

殞

凶音切

殞

殞

殞

殞

殞

殞

殞

殞

殞

殞

殞

也

敷切

殞

凶音切

殞

殞

殞

殞

殞

殞

殞

殞

殞

殞

殞

順

治十

順

治十

順

治十

治十

治十

治十

治十

治十

治十

治十

治十

治十

佛說生經卷第二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閑居經第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拘留國轉遊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秣至城裏聚落有自然好音佛頓其中時彼聚落有梵志長者與無央數衆悉共普聞有大寂志姓曰瞿曇釋族姓子棄國轉遊城裏聚落與大比丘五百人俱彼佛大聖名稱普聞流徧十方莫不宣揚疑者肅驚戰戰兢兢莫不欣戴號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

經

佛說生經卷第二

三

經

尊則以加哀天上人間諸魔梵天沙門梵志開化天人證以六通獨步三界所說經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亦善分別其義微妙見諦淨修梵行得觀如斯如來至真等正覺善哉蒙慶若能稽首敬受道教功祚無量於時梵志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却坐一面敬問占謝叉手曰佛者揖讓者遙見默者却住一面者於時世尊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何所沙門不當供養奉事答曰不及惟佛說之佛言其有沙門梵志眼著妙色耳貪五音鼻慕好香口存美味身倚細滑志于諸法不捨於欲貪嫉恩愛志求

無厭焚燒之痛如是之比沙門梵志不當供養奉事尊敬白佛言有來問者當以是答乃合善義則應法化所以者何我等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恩愛之著貪求無厭斯輩之類迷于五陰或作六衰官爵俸祿財物富貴不以懈倦與俗無別以是之故不當奉供順此等類佛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當供事奉敬尊重何所沙門梵志當云何乎白世尊曰其不著念五陰六衰婬怒癡習濟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斯等積德溫雅和順正當供事如此之輩沙門梵志佛告城裏聚落梵志長者汝等何故說此言乎寧有

比類安和沙門梵志已離婬怒癡又教人離及色聲香味細滑恩愛之著心惱之熱諸情無賦答佛言吾等數見沙門梵志端正殊好捨色聲香味細滑所欲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棄諸取惡志無所求冥居獨處彼則永除色痛想行識諸法之念斷求念空常察此等沙門梵志離婬怒癡亦教人離捨色聲香味細滑之念聽聞如是以斯爲樂恩愛之著永以除盡可意色欲諸所慕求熿然已離則以時節供事所樂五陰六情亦復如是我觀此等沙門梵志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獨而宴處則已永除眼色

耳聲鼻香口味身觸意法積衆德本恭順和雅如是比像我等觀之沙門梵志離婬怒癡及教人離我等今日自歸佛及法僧奉受五戒爲清淨士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中爾時賢者舍利弗在那羅聚落得疾困劣寢在于牀與諸賢者沙彌俱於時舍利弗尋般泥洹侍者諄那供養奉事如法已訖取鉢衣服就王舍城到竹林間已日昃時從宴處起取鉢衣服至阿難所稽首足下還坐一面

諄那沙彌白阿難曰唯然仁者欲得知不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我今齋持和尚舍利及鉢衣服賢者阿難報諄那曰便與我俱往詣佛所敬事修禮儻從世尊得聞要法諄那答曰唯然從命於時阿難與諄那俱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又手白佛我身羸極無復力勢柔弱疲劣不能修法所以者何諄那此云未沙彌來詣我所稽首足下爲我說言仁者欲知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并齋衣鉢及舍利佛告賢者阿難汝意諄那念舍利弗比丘齋於戒品而滅度定品慧品解脫品知見品而滅度乎又吾了是法致最正

覺乃分別說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佛所現信汝於今見舍利弗比丘又般泥洹而反愁感涕泣悲哀不能自勝賢者白世尊曰舍利弗比丘不齋持戒定慧解脫知見品而滅度去也世尊以是分別斯法成最正覺分別說耳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亦不齋此而滅度也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舍利弗比丘奉戒真諦有妙辯才講法無厭其四部衆聽之不倦說之不懈多所勸助開化未解令心欣豫莫不奉命知節止足常志精進志常定止有大聖智無極之慧

卒問對之言辭應機發遣博達能了尋音答報一切能通智慧爲寶衆德具足舍利弗比丘巍巍如是以故我見舍利弗比丘取滅度去愁憂悲哀心懷感慙不能自勝佛告阿難生者在世安可久存有諸思想緣起之法必當歸盡壞敗永沒法當崩敗法應當壞欲使不爾終不可得佛告阿難佛本自說一切恩愛皆當別離人生有終物成有敗合則有散應當滅盡壞敗欲使不爾安得如意應當終沒歸于無常離別之法欲使不散安得可獲乎佛語阿難舍利弗所遊之處佛心則安不以爲慮應當別離壞敗無常欲使

不至安可獲乎法起有滅物成有敗人生有終興盛必衰應當無常別離之法欲使不至未可獲也譬如大寶之山嵩高之頂一旦崩摧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在衆僧中今取滅度如寶山崩無常壞敗別離之法欲使不至安得如意佛告阿難猶大寶樹根芽莖節枝葉華實具足茂好大觚卒墮則現缺滅視之無威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存在衆僧今取滅度衆僧咸滅應當滅盡無常衰耗欲使不至豈可得乎是故阿難從今日往自修身行已求歸依以法爲證歸命經典勿求餘歸云何比丘作是行乎於是比丘自觀

身行內外非我當自觀察調御其心觀諸世間皆由
無點內觀痛癢觀外痛癢內外非我入于善哉調御
其心察世無明內觀其心亦觀外心不得內外入于
善哉自調其心觀世無點觀上日月亦觀外法不倚
內外入于善哉調御其心觀世無點佛告阿難是爲
修其身行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
不歸餘人佛告阿難其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
從我受教自修其身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於法地
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出家比丘爲佛弟子
順此教者則順佛教佛說如是阿難及沙彌諸比丘

衆聞經歡喜受教而退
佛說子命過經第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舍衛城
中有一異人息男命過父母愛重無不欲念視之無
厭以子之憂狂亂失志奔走門戶中庭街路求子願
來見我當於何所得覩汝形於時是人隨其門路出
舍衛城至祇樹給孤獨園往詣佛所默然立前佛問
其人汝何以故本制其心今者諸根變沒不常憔悴
羸極其人白佛言用爲問我諸根變異所以者何獨
有一子舉家愛重莫不敬愛視之無厭今以命過以

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亂開軒窗及門戶求索子
願來見我何所求子佛言其人恩愛之著別離則憂
帝泣悲哀憂惱之患合會有離適有所愛必致惱患
爾時其人聞佛所語心中忽然了世無常三世如幻
卽受佛戒稽首而退

佛說比丘各言志經第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越祇音聲叢樹與尊比丘俱一
切聖賢諸通已達皆悉耆年其名曰賢者舍利弗賢
者大目連賢者迦葉賢者阿那律賢者離越賢者邠
耨文陀弗賢者須菩提賢者迦旃延賢者優波離賢

者離垢賢者名聞賢者牛呾賢者羅云賢者阿難如
是之比大比丘衆五百人爾時賢者大目犍連及大
弟子天欲向明從座起往詣賢者舍利弗所時舍利
弗遙見諸大弟子相隨而來適覩此已至離越所而
謂之曰離越且觀大聖衆來諸目連等賢者離越尋
時往詣舍利弗所手執涼扇詣舍利弗所所以者何
今日且當因舍利弗得聞講法與大弟子一時同心
時舍利弗見大弟子尋以勞賀賢者阿難善來阿難
能自枉屈爲佛侍者親近世尊宣聖明教當問阿難
心所懷疑音聲叢樹爲甚樂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

其香芬馥柔輒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阿難答曰常以時節修具足行分別其義成就微妙淨修梵行多所發起多所成就至於博聞曉了言教心意開解處於快見爲諸四輩講說經典粗舉要言濟諸曠野深谷之患如是舍利弗比丘應在音聲叢樹之間時舍利弗復問離越卿意云何賢者阿難所說辯慧由師子吼今問離越仁者覩此音聲叢樹爲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輒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離越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閑居宴坐樂于獨處除

去家想而無愛欲在於衆人而不放逸不樂輕戲憺怕寂然其心不亂志在空行如是比丘應在音聲叢樹之間則現雅德又舍利弗復問賢者阿那律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爲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輒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阿那律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天眼徹視道眼清淨覩於天人三千大千佛之國土曾見無礙譬如假喻有眼之人上高樓閣從上視下悉見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屋舍如是舍利弗比丘天眼覩見三界無一罣礙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舍

利弗問大迦葉曰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爲快樂不
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輒悅人云何比丘
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迦葉答曰惟舍利弗假使
比丘自處閑居勸人閑居自修賢聖勸人賢聖自服
弊衣勸人弊衣自知止足勸人止足自身少求勸人
少求自身寂然勸人寂然自身精進勸人精進自身
制心勸人制心自身定意勸人定意自身專修勸人
專修自身戒具三昧智慧解脫度知見慧勸人亦然
自身教化勸發衆人聽受法義開化說經於法無厭
勸人亦然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

現奇雅又舍利弗問大目犍連卿意云何在音聲叢
樹爲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輒悅
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目連答曰唯
舍利弗假使比丘得大神足威聖無量普尊自由於
其神足所念自在於變化示現無央數形能變一身
至不可計則還合一於此牆壁山藪谿谷通過無礙
出無間入無孔入地復出譬如入水履水不溺若行
陸地處於虛空結加趺坐若如飛鳥身出光燄如大
火聚身中出水猶如流泉其身不輒令此日月威神
光光照於天下從地舉手捫摸日月化大其身至于

梵天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見奇
雅爾時目連問舍利弗曰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爲
快樂不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
云何比丘在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舍利弗答曰假使
比丘制心自在不隨身教自於其室三昧正受發意
之頃明旦日中日冥定意一心人定夜半後夜自由
所行常得自在無所罣礙譬如長者若尊者子淨水
洗沐著新好衣所有具足無所少乏隨其所欲欲得
何衣衆寶瓔珞香華妓樂明晨日中向夜所欲止處
衣裳服飾卧起牀榻悉得自在如是目連制心不隨

終

佛說金剛經第二

州

卷二

亂意明旦日中闇冥人定夜半後夜隨其所欲禪定
三昧隨其所觀皆得自在比丘音聲叢樹則現奇雅
爾時賢者舍利弗謂目連連賢者已說吾等之類盡
各言志隨其辯才各宣其意寧可俱往詣佛大聖啓
說此事如佛所說吾當奉行目連答曰惟命是從於
是舍利弗前白世尊我等之類各演所知今故啓白
得其理不於是世尊語舍利弗賢者阿難善哉善哉
阿難所說所以者何比丘博聞則持不忘若有說法
初善中善竟善分別其義微妙具足淨修梵行能分
別此如是像法博聞普達觀之自在其心清淨降伏

經

佛說金剛經第二

十

卷二

諸根皆能曉了則爲四輩粗略舉要演說經典各令
得所善哉善哉離越若之所說所以者何假使比丘
在於閑居其行寂然其心清淨分別空無善哉善哉
阿那律爾之所說所以者何今卿天眼覩見三千大
千佛國如於高樓上察見在下善哉善哉迦旃延爾
之所說所以者何汝見四諦無復狐疑善哉善哉須
菩提能解說空法以空爲本善哉善哉牛呬爾之所
說所以者何畏生死苦樂於泥洹善哉邠耨分別經
義演說佛典善哉善哉優波離分別罪福奉修法律
善哉善哉離垢去三毒罪得三脫門善哉善哉名聞

清淨善德并化衆人善哉善哉羅云守護禁戒無所
違犯善哉善哉大迦葉樂在閑居勸他閑居以十二
事常自修身亦勸他人善哉善哉目犍連得大神足
無量大尊自在在一爲萬萬還合一能捫摸日月身
至梵天善哉善哉舍利弗明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
後夜禪定三昧常得自在如長者子沐浴著衣以寶
璎珞晝夜三昧恣意所服佛告誌比丘汝等各說所
知皆快順法無所違錯復聽吾言云何比丘在音聲
叢樹爲快樂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輒
悅人在音聲樹而現雅德於是比丘明旦從其衣盃

入于聚落若在異國處在樹下於是明旦著衣持盃
入彼國邑若於聚落護諸根門分衛始竟飯食畢訖
藏去衣盃洗其手足獨坐冥處結加趺坐正身直形
安心在前則觀於世一切無常心自念言假使吾身
漏盡意解乃從座起輒如所言諸漏不盡不從座起
比丘如是在音聲叢樹則現奇雅於時世尊而說偈
博聞持法微妙最 分別經典解法義
爲無央數而講說 有志閑居樂獨處
內自觀身外勸化 執御樂禪身自行
遵修世尊博聞教 有在宴處若樹下

言偈

其目清淨無所著 獨除身病四百四
觀見衆生若干種 宴處樹間德如斯
譬如師子遊山居 獨處閑居猗寂靜
止足解脫隨類教 處在宴處德如斯
若在天上升梵宮 若捷沓想及人間
曾能至彼無所礙 處在宴樹德如斯
淨妙智慧普解人 心得自在諸根定
一切知足棄諸惡 處在宴樹德如斯
如是上人說微妙 各各講法隨所知
所演善哉順上義 往詣世尊叙所說

其天中天無廢礙
其諸神通普平等
彼時世尊曰除雲
如諸比丘所應行
貪諸微妙多少求
著衣持盃威儀則
其有能修如此妙
得至寂然去塵垢
喜
佛說如是諸大弟子天龍鬼神阿須倫聞經莫不歡
音聲如梵寂志尊
導師應時開慧門
因此興教聽吾言
宴處樹間志竒雅
最勝分別其心行
其行如鳥遊虛空
聖不與嫉無懷害
處在宴樹德如斯

佛說迦旃延說無常經第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阿和提國爾時賢者迦旃延告諸
比丘諸賢者聽一切合會皆當離別雖復安隱會致
疾病年少當老雖復長壽會歸死如朝露華日出卽
墮世間無常亦復如是年少強健不可常存譬如當
日出照於天下不久則沒如是賢者合會有別人生
有死興盛必衰一切萬物皆歸無常壞敗歸盡如樹
果熟尋有墮憂萬物無常亦復如是合會有離興者
必衰譬如陶家作諸瓦器生者熟者無不壞敗如是
賢者合會有離興者必衰生者有死恩愛離別所求

所慕不得如意爾時則有惡應變怪現矣其病現前
諸根危熱身得疹疾命轉向盡骨肉消滅以失安隱
得大困疾懊惱巨言體適困極水漿不下醫藥不治
神呪不行假使解除無所復益醫見如是尋還捨去
最後命盡至於鞭輓與于凶危若使爲變命欲盡時
則有六痛遭於苦毒鞭輓之惱衆患普集已所不欲
自然來至轉向杼氣或塞不通但有出氣無有入氣
出息亦極入息亦極諸脈欲斷失於好顏卧起須人
人常飲飼雖得醫藥糜粥含之必復苦極不能消化
欲捉虛空白汗流出聲如雷鳴惡露自出身卧其上

歸於滅處命盡神去初出野田或火燒之身體臭腐
無所識知飛鳥所食骨節支解頭項異處連筋斷節
消爲灰土一切無常當是之時身爲所在頭足手脚
爲何所處初始死時出在塚間父母兄弟妻子皆共
逐之親厚知識亦復如是啼哭愁憂悲哀呼嗟椎胸
殞憫塋埋已訖各自還歸亦不能救身獨自當之棄
捐在地猶如瓦石不聞聲香味細滑亦不見色及與
五欲無所識知以是之故知身無常孝順供養父母
恭敬沙門諸道士布施持戒齋肅守禁修行起住迎
送稽首作禮叉手自歸今諸賢者諦省察此當念無

常苦空非身於是說偈曰

已見如此大恐怖
當行精進救頭火
往古佛時值不開
得無遇此無量苦
志在愛欲無爲惡
無得念惡及諸想
無得念言是我所
無得不尊自謂勢
常當羞慚知身時

計求人身甚難得
除諸勤苦立大安
莫計吾我及放逸
生死之患地獄酷
伏諸根本故說此
得至寂然如壞賊
於是無我亦無吾
攝身諸事伏其心
捐棄軀命無所著

無得長夜在惡趣
勿復往至閻羅界
積累功德爲後護
勿求衆安而犯惡
觀察此已常興施
然後當求於父母
常承佛教不違命
假使疾病求父母
欲令救護不能得

慎莫爲此遭是患
常當孝順供二親
因是疾得賢聖路
無承邪教爲卒暴
棄捐愛欲諸瑕穢
妻子親屬及知友
將無不值就後世
妻子親屬及知友
功德智慧後世明

賢者迦旃延爲諸比丘說法如此比丘歡喜卽時受

教

佛說和利長者問事經第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那難國波和柰樹間與大比丘衆五百人爾時和利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還坐一面佛告長者吾欲問汝假使魔來及魔官屬及無央數諸外異道問以時答當諦聽善思念之唯然世尊願樂欲聞於是尊者與諸大衆受教而聽佛告長者何謂大魁長者白曰唯然世尊大魁有四何謂爲四一曰地種二曰水種三曰火種四曰風種是曰四大魁佛言何謂地種答曰謂有五事立堅強不柔麤獮

能往返者佛言善哉善哉長者能解彼諸他種永不現不長者答曰唯然世尊我身能知地種滅沒不可知佛言善哉復問何謂水種答曰唯然世尊水有五事津液通流細滑微碎無有形貌猶如羅網徧至諸脉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汝乃能知水種滅沒不知處時答曰唯然世尊知歸無常永不現也佛告長者何謂火種長者答曰溫煖之類能令人熱有所消化而能焚燒光燄之類佛言善哉長者汝乃能知火種滅沒不復現耶答曰能知無常歸盡不現佛告長者何謂風種長者答曰風有五事寒冷之類輕飄駛疾有

所飄吹出入得通有諸響聲佛言善哉善哉爾乃能知風種忽然滅沒不復現耶答曰唯然世尊能知風種自然歸盡佛言善哉善哉長者世尊又問豈不覩見其種寂聲答曰唯然知其種聲平等如稱其四大魁爲何所處答曰倚欲飲食恩愛又問其四大魁爲何所倚答曰展轉相依又問爲何所趣答曰趣色諸入又問諸入爲何所歸答曰歸罪塵勞又問何因有罪塵勞答曰唯然世尊其識及身各自別異而各離散又問命盡身壞爲何所趣答曰豈有所趣身無心意身識各別又問長者續以故識歸於所趣更得異

識耶答曰唯然世尊不齎故識歸於所趣不離故識亦無異識云何長者見於法乎譬如世尊眼識非常耳識有異不共合同如是世尊沒生死如是所見無厭而以存命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於今長者一切所問報答如應審實不虛寧見不實答曰不實所以者何如大聖說於是世間所興不實欲法悉虛我念世尊此世俗事皆以虛立未曾有法佛言善哉善哉長者假使有說世事皆虛悉未曾有則諸佛說所以者何世悉虛無有一實於是世間皆未曾有佛說如是和利長者受教歡喜而退

佛說心總持經第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菟檀菟國濱近大海之邊佛所行
樹於師子座與無央數諸天眷屬圍遶而爲說法彼
時世尊告安詳摩夷巨天及淨居身天子諸天子當
知有總持名佛心之法過去如來至真等正覺所說
爲四部會最於後世救攝擁護令得自歸普獲特勝
所生到處護一切義爲諸菩薩學大乘者令蒙法恩
使得普至一切所爲則有超異以故說耳今者諸賢
亦當受之持諷誦讀我滅度後最後世時四輩衆會
學大乘者聞其名者當分別說爲他人講心懷忍辱

心得自在聞其音難設致其名超異德性如來所說
而復攝護已願最上所見自在其有欲聞當爲說之
衆會對曰唯然世尊當受聖教如佛所言終不敢違
使如來教曾然具足衆會又問何謂世尊佛心總持
法乎世尊告曰今次第說無垢離垢造一切義皆已
逮得所作諸德無有邊際三世平等一切十方具足
諸慧示現一切諸所有藏諸法自在具足成就所作
通達曾了周匝除一切眼皆於三界曾至十方寂然
憺怕獲諸脫門分別法界究竟倚著皆念一切諸所
作爲超度餘心已得解脫除結縛法普於虛空本性

清淨無垢勸化三處過去當來現在平等三世斷除
無餘離於所有第一度證所行如言所作成就一切
大慈而興大哀於一切人而無所度佛告天子是爲
佛心總持法也爲四輩說求菩薩乘其有諷誦懷在
身心諦曉了識持此經者懷諸思想譬若如來立在
于頂思則得見其有能見若有聞者能說經法若有
持者未曾有忘究竟於學當復得住於道所住說經
寂然以故講經所持當持未曾忽疑以是之故能忍
總持一切所聞所得如海逮不起法忍於一切法而
得自在無所罣礙至解脫門如意具足於現在法於

我法教當受重任棄諸重擔此族姓子則爲見佛若
觀此等當從聽受當觀其法莫察其形不當毀訾而
輕易也摩夷旦天子白佛言唯然受教不敢違也普
當宣傳如來之命然於後世以是經法爲四輩說及
菩薩乘當爲分別若有誦得若有忘者當爲開示族
姓子汝當令得見及使聽聞護如來所說言教我等
亦當奉受如來所說此族姓子當成大義佛告摩夷
旦天子卿當奉行如今所言是則佛教佛說如是摩
夷旦天子淨居諸天一切衆會天龍鬼神世人阿須
倫聞經歡喜

怨家像知識 而強結親友 諸王所行多

則至於土地 其國多大臣 而常興鬪諍

當爲造弊眼 於是說如是

跢飢利尼 跢飽利尼

師比丘 跪羅陀 落偈陀 沙埵投陀漚

阿夷比毘波 昧羶翅那旃 跪離那波羅翅

提尼陀槃尼 尼披散尼 摩呵曼那 窺陀

梨那

其有於是於我空耗所有財寶令逮得之若過去則
以是神呪當以手授重其手足擁護於膝重於臍當

皆見重爲脅見重使下見重令頸見重使心見重令
四部衆皆使見重悉令平等所從來處風散其華

漚那提奴 漚那提陀 漚彌提屠 漚提屠
取提鞬陀叱闍叱者

朱陀闍陀 波沙提 波沙檀尼耶醯迦彌仇

彌遮羅翅 朱羅鈴摩尼 阿提陀

浮彌美那伊俞羅頭 耶翅祇稀彌 比闍稀

彌 薩披那樓彌檀窺南模 摩迦尼 阿掃

比耶 令所祝吉 梵天勸助

佛說護諸比丘呪經第二十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摩竭羅闍祇城東在於柰樹
間梵志丘聚從是非上鐸提山中天帝石室爾時無
數比丘各各馳走忽忽不安如捕魚師布網捕魚魚
都馳散世尊遙見無數比丘各各馳散擾擾不安佛
問比丘何爲馳散擾動如斯若魚畏網比丘對曰我
曹患所在不安遇諸賊盜鬼神羅刹諸象及龍餓鬼
師子及諸妖魅鬼神非人熊羆諸邪溝邊溷鬼蠱道
巫呪佛告比丘當爲汝說常當救濟一切擁護諦聽
善思念之比丘答曰唯然受教佛言何等爲一切救
濟擁護如是

阿軻彌

迦羅移

喜隸喜隸

般鐸

阿羅鐸

摩丘

披賴兜

呵頭沙

翅拘梨同提隸

者比丘披

漚羅須彌者羅

難樓莊者羅

阿耆破者

阿羅因呵羅邪

邪勿遮坻鐸

移阿鐸

若不解脫我當勸解爲其擁護救濟令安吉祥無患
若賊鬼神羅刹蠱道符呪護四百里周市無敢燒者
其不恭順犯是呪者頭破七分所以者何佛告比丘
今吾普觀天上世間若如是呪呪願擁護終無恐懼

衣毛不豎除其宿命不請南無世尊所咒者吉梵天
勸助是咒

佛說吉祥咒經第二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城是名曰轉法輪莫能踰者
是地廣普若有燒者佛皆說之今當講誦大人聖賢
具足歸彼時佛告賢者阿難吾爲汝說神咒之王汝
當持之諸佛所說至誠行趣道行十二因緣行月行
日行賢者行日月俱行諦聽善思念之阿難言受教
而聽如是

休樓 牟樓 阿迦羅 鐸羅 莫迦垣羅 臧

提 波羅鈴波芻阿尼呵 邪提 阿尼邪提

阿提 邪提頰禰末諦盧羅盧羅臧提摩那羅
羅波夷吒

無量總持諸印之王諸佛所說爲至誠行爲修道行
平等跡行日行月行日行月行佛語阿難此總持句爲
佛之句爲尊上句爲學句賢聖之句得利義句所懷
來句無兵仗句若族姓子族姓女若入此句入無數
解百千之門能分別說佛告阿難雪山南脅有大女
神名設陀隣迦醯此名攝聲有五百子及諸眷屬彼聞此
經卽自起往舉聲稱怨嗚呼痛哉嗚呼何以劇乎吾

身本時取若干百衆生人精以爲飲食害命服之於
今不堪不能復犯沙門瞿曇爲四部衆而設擁護所
以者何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是神呪童男童女入於
郡國縣邑聚落持是吉祥呪若諷誦說無能饒者所
以者何今沙門瞿曇所說神呪遣逐非人滅除衆患
常住於此而現於魔宮諸弊魔言天王欲知沙門瞿
曇已空汝界今諸天王當共被鎧將諸群從暫勒兵
衆譬如菩薩初坐樹下魔被以鎧甲及諸兵衆往詣
佛所於是世尊告阿難曰是大女神設陀隣迦醯止
於雪山之南與五百子俱遙聞如來說是神呪總持

印呪恐怖懷懔衣毛爲豎及於諸魔一切官屬及餘
衆魔於時彼魔被其鎧翰與眷屬俱往詣世尊惡心
欲詣沙門瞿曇彼時有菩薩名曰降棄魔降魔及官
屬還詣佛所稽首聖足叉手歸佛白世尊言我已攝
制於此弊魔及諸官屬發遣諸兵并設陀隣迦醯大
女神而制伏之不敢爲非亦不敢饒比丘比丘尼清
信士清信女不敢中害無所妨廢善哉世尊願說總
持法印爲四輩衆令皆得擁護使得安隱惟佛加哀
普及人民令得安隱於是世尊爲是神呪應時欣笑
阿難問佛世尊何故笑笑當有意佛告賢者阿難汝

寧見降棄魔菩薩道行殊特降魔官屬設陀隣迦醯
大女神技術皆以壞敗心懷憂感於彼忽然沒而不
現到斯說是總持之印爾時世尊思此總持印王攝
伏一切諸惡鬼神及諸妖魅除一切燒伏鳩伏鳩休
浮休樓阿祇提是總持印王呪其有鬼神女神鳩桓
龍金翅鳥及諸弊獸一切衆魅至意有意在道斷他
懷來爲食爲句跡甘膏爲月動搖善震動意爲心何
況細微無不微也其大德總持無擇無冥而無所斷
其心誦其十事讀於今笑當所作者亦無所選佛告
阿難云無擇句總持句無所選句安隱句擁護句於

諸衆人無所燒句無所害句禁制句諷誦者句爲四
部衆則設擁護人與非人不能犯也若卧出時所在
寤寐無敢燒者況佛所說其聞此呪莫不安隱佛說
如是歡喜而去

佛說總持經第二十二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摩竭在法閑居佛之道樹初
成道時與萬菩薩俱一切成就普賢菩薩行於無願
其行無餘及空無菩薩蓮華藏菩薩寶藏菩薩行藏
菩薩妙曜菩薩金剛藏菩薩力士藏菩薩無垢藏菩
薩調定藏菩薩與一萬菩薩俱與一佛世界三千大

千塵數菩薩俱各各從異佛國而來會此所從方來
化師子座稽首佛足在於佛前坐師子座於時此等
菩薩大士不計吾我清淨無瑕各心念言於此何因
不可思議諸佛世尊所有境界無能稱量諸佛世尊
本之所願而有殊特何因諸佛如來感動何謂所爲
不可思議無量礙行云何世尊無念無想致此殊特
於時世尊尋知此等諸菩薩之心所念諸坐菩薩諸
佛無處亦無不住欲問如來諸佛威神一切光明佛
威神德精進無踰而得皆立皆入諸佛諸總持法廣
大聖覺是等所入殊特如此無所量礙身之所入亦

皆如此諸佛眷屬棄捐諸瑕諸佛之法而不可獲而
常安隱於時蓮華藏菩薩入諸法所趣之心無所量
礙所念法門無諸弊礙諸菩薩行爲普賢願合集等
行正住於願入諸佛法見十方佛加於大哀度於無
極降伏衆生休息惡趣一切菩薩諸三昧定觀于本
際諸佛之慧所行無盡莫不歸伏趣諸道慧皆照總
持分別諸度蓮華之藏其諸菩薩承佛聖旨各自說
言諸佛盡聽諸佛世尊所行無量極大變化隨其本
相曉了諸法一切皆智諸佛超異都無陰蓋諸佛世
尊普逮法界入于法界諸佛世界有無處所無所量

礙何爲十在堯術天現盡壽命忽沒無能禁制亦無有處入母腹中十月而生又棄捐家而樂出外心常欣悅坐佛樹下積累一切諸佛之法一時之頃普諸佛土示現如來感動瑞應常轉法輪悉殖德本分別解說當得佛時具成菩薩而以法成諸佛世尊永無住處在在智慧而建立之是爲佛子無有處所亦無所住復次佛子諸世尊有十教目何等十教化一切諸度無極皆除一切諸無智法常修大哀有十種力普轉法輪教化羣黎禁制衆生成平等覺開通萌類令無所住於此無行相法自歸已得寂然亦教他人

至覺滅度是爲十復次佛子復有十事疾見如來何等十適見諸佛則觀衆生便棄一切諸所歸趣取要言之速疾具足福德眷屬速受諸德之本卽德清淨無所短乏便除狐疑適見諸佛爲衆生等示于大乘令無所畏尋得成就爲不退轉適得逮見諸佛世尊疾求分別衆生之源而開度之便逮度世淨衆生根適得逮見諸佛世尊便無弊礙是爲十佛說如是諸菩薩聞經歡喜

佛說生經卷第二

7 8 9 10 1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音釋

燿

音霍雲

跌

徒結切

觚

攻乎切

伺

詩音

盜

與鉢同

健

脊

愁

楚語也此云香陰

疹

丑刃切

鞭

鞭

鞭

鞭

鞭

鞭

鞭

鞭

杼

丈呂切與杼同

飲

飲

飲

飲

飲

飲

飲

飲

飲

飲

殞

鳥沒切

駛

疾也切

窺

奴侯切

懽

懽

懽

懽

懽

懽

無

心悶切

蹠

知革切

滯

滯

滯

滯

滯

滯

滯

滯

貌

蹠

大計切

鐸

邊逃切

湏

胡困切

颶

蒲末切

鎧

可亥切

懷

其

據切

懼

也

生

經第二卷計九千九百八十字

該銀五兩七錢七分

順治十八年五月

日徑山比丘

印

開

識

佛說生經卷第三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所欣釋經第二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
千二百五十人俱所欣釋子多所遊至出入無節所
詣門族不可稱計或晨或冥或早入冥出於時阿難
優陀薄拘盧等合會一處謂所欣釋子曰賢者何爲
而多行來不知時節何不時出時入所詣之處不自
節量所欣釋子尋罵衆賢出麤獷辭卿等無智擾擾
搖動不能自安喧呼惡口卿等懈怠不爲衆僧有所

興立吾今出入常爲衆僧嚴辦所當卿等能任如是勞乎爲諸衆僧有所辦耶勿得謂吾多有事理諸賢多務甚於吾身所欣釋子卿等且復有所合辦知何如吾辦衆僧事時諸比丘同共發意彼時三人言語柔輒威德殊妙依本福行多所獲致過踰於彼所欣釋子鈍愚男子以卒暴決愚騃自用強有所求不得如志有一異天詣長者家得滿大甕若干供養賢者阿難詣他長者以柔輒辭宿德堅強爲說經法令其家人歡喜踊躍從得分衛大獲供養隨意所施不強不求時諸比丘往啓佛具說本末佛告諸比丘於此

四人不但今世爭功分衛唯有一人所獲薄少餘人得多阿難比丘衆人勸助一人所安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爲親厚相斂聚會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卽發行一人陳辭出其獷言而自高傲咄卿男子當惠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惟兄施肉令第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損肉惟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同饑渴時獵師察四人言辭各隨所言以偈報曰

卿辭甚麤獷 云何相與肉 其言如刺人

且以角相施

復以偈報第二人曰

此人爲善哉 謂我以爲兄 其辭如肢體

便持一脚與

復次以偈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辭言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復次以偈報第四人曰

以我爲親厚 其身得同之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施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辭麤細各與肉分於時天頌曰

一切男子辭 柔輒歸其身 是故莫麤言

衰利不離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麤辭則所欣釋子第二人者
毘陀和黎第三黑優陀第四阿難也天說偈者則吾
身爾時相遇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國王五人經第二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

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諸尊比丘各發心言賢者舍利弗賢者阿那律賢者阿難輸輪及諸弟子五百之衆本俱一時棄家爲道無所貪慕不志世榮悉爲沙門時舍利弗嗟歎智慧最爲第一斷衆狐疑和解鬪諍分別道義無所不通如冥中有炬火多所照曜時阿那律嗟歎巧便爲衆人匠多所成就現若干術令人喜悅工巧第一於時阿難嗟歎端正色像第一顏貌殊妙見莫不欣衆人愛重一切尊敬歎爲佛有三十二相於時輸輪旣勤修習未曾有懈嗟歎精進世間無倫又能入海多所成辦如來世尊現生釋種棄

國捐王得成佛道端正無比色像第一如星中月光明超日體長丈六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其聲八部出萬億音所講說法天龍鬼神人物之類各得開解皆得其所佛諸兄弟伯叔之子雖各自譽皆歸命佛以爲弟子佛之功德不可稱限從無數百千億劫積累功德自致得佛爲一切人示其道路俱往詣佛問其本末誰爲第一我等聚會各自歎已之所長佛告比丘此諸人等不但今世各自稱譽常歎已身第一無雙前世亦然生生所歸皆伏吾所吾尊無極所以者何乃往過去無數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曰大船

國土廣大羣僚大臣普亦具足其土豐熟人民熾盛
王有五子第一智慧第二工巧第三端正第四精進
第五福德各自嗟歎已之所長其智慧者嗟歎智慧
天下第一以偈頌曰

智慧最第一 能決衆狐疑 分別難解義
和解久怨結 能以權方便 令人得其所
衆庶覩歡喜 悉共等稱譽
第二者嗟歎工巧以偈頌曰

工巧有技術 多所能成就 機關作木人
政能似人形 舉動而屈伸 觀者莫不欣

皆共歸遺之 所技可依因

第三人嗟歎端正以偈頌曰

端正最第一 色像難比倫 衆人觀顏貌
遠近莫不聞 皆來尊敬之 慎事普慇懃
家人奉若天 如日出浮雲

第四人嗟歎精進以偈頌曰

精進爲第一 精進入大海 能越諸患難
多致珍寶財 勇猛多所能 由是無所礙
家業皆成辦 親里敬欣戴

第五人嗟歎福德以偈頌曰

福德爲第一 所在得自然 富樂無有極

生生爲福田 福爲天帝釋 梵天轉輪王

亦得成佛道 具足道法王

各各自說已之所長各謂第一無能決者各自立意不相爲伏轉相謂言吾等各當自試功德現丈夫之相遠遊諸國詣他土地爾乃別知傑異之德誰爲第一時智慧者入他國土推問其國人民善惡穀米貴賤豪富下劣聞其國中有兩長者豪富難及舊共親親中共相失衆人構叛鬪使成怨積有年歲無能和解者其智慧者設權方便齋好饋遺百種飲食詣長

者門求索奉現長者卽見進其所齋饋遺之具以其長者名辭謝問訊前者相失以意不及衆人構叛遂成怨結積年違曠不得言會思一侍面叙其辛苦故遣飲食饋遺之物惟見納受無見譏責亦無父怨母讎故遣吾來以相喻意其長者聞欣然大悅吾欲和解其日久矣但無親親以相喻意乃復辱信枉屈相喻誠非所望同念厚意便順來旨不敢違命其智慧者解長者意燿然無疑辭出而退詣第二長者亦復如是解喻其意如前所言便共剋期共會某處聚合衆人和解仇怨應時讌飲作諸妓樂共相娛樂各各

相問本末和解意乃知此人以善權和解兩怨令親如故各自念言吾久相失一國中人不相和解乃使此人遠來相聞和解其恩難量非辭所盡各出百千兩金而奉遺之卽持此寶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言辭所具足

辯能造經典

正士能博聞

安隱至究竟

觀我以智慧

致此若干寶

衣食自具足

并及布施人

時第二工巧者轉行至他國應時國王喜諸妓術卽以材木作機關木人形貌端正生人無異衣服顏色黠慧無比能工歌舞舉動如人辭言我子生若干年

國中恭敬多所饋遺國王聞之命使作妓王及夫人升閣而觀作妓歌舞若干方便跪拜進止勝於生人王及夫人歡喜無量便角眊眼色視夫人王遙見之心懷忿怒促勅侍者斬其頭來何以眊眼視吾夫人謂有惡意色視不疑其父啼泣淚出數行長跪請命吾有一子甚重愛之坐起進退以解憂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殺者我共當死惟以加哀原其罪疊時王恚甚不肯聽之復白王言若不活者願自手殺勿使餘人王便可之則校一肩楔機關解落碎散在地王乃驚愕吾身云何瞋於材木此人工巧天下無

雙作此機關三百六十節勝於生人卽以賞賜億萬兩金卽持食出與諸兄弟令飲食之以偈頌曰

觀此工巧者 多所而成就 機關爲木人

過踰於生者 歌舞現妓樂 令尊者歡喜

得賞若干寶 誰爲最第一

第三端正者轉詣他國他國人民聞有端正者從遠方來色像第一世間希有人民皆往奉迎飲食百味金銀珍寶用上遺之其人作妓衆庶益悅瞻戴光顏如星中月嬌貴之女多有財寶衆藏盈滿獻致珍異無數億寶得此寶已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善哉色如華 端正顏貌足 女人所尊敬

又得常安隱 衆人所觀察 猶如星中月

今致若干寶 自食并施人

第四精進者轉詣他國到一江邊見一旃檀樹隨流來下脫衣入水泐截接取國王家急求旃檀卽載送上數斤得百萬奇異之寶不可稱計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精進最第一 勇猛能入海 致於衆珍寶

以給家親屬 賴我浮江水 接得妙旃檀

致金若干數 自食及施人

第五福德者轉詣大國時天暑熱卧于樹下日時映中餘樹蔭移此人所卧樹蔭不動威神巍巍端正姝好猶如日月彼國王薨無有太子可嗣立者衆人議言當求賢士以爲國主募人四出選擇國內可應立者使者案行見一樹下有此人於世希有卧於樹下樹蔭不移心自念言此非凡人應爲國主尋徧徧啓國之大臣具說本末於時羣臣卽嚴威儀導從騎乘印綬冠幘車駕衣服則徃奉迎洗沐塗香衣冠被服佩帶畢訖皆拜謁稱臣昇車入宮南面立詔國卽太平風雨時節卽令勅外詔有四人一者智慧二者

工巧三者端正四者精進召至中閣一時俱集令作侍衛時福德王以偈頌曰

有福功德者 得爲天帝釋 帝王轉輪王

亦得爲梵王 智慧及工巧 端正并精進

皆詣福德門 侍立爲臣僕

時福德王遂以高位署諸兄弟各令得所佛告諸比丘爾時智慧者則舍利弗是工巧者則阿那律是端正者則阿難是精進者則輸輪是福德者吾身是此等爾時各自稱歎已之所長以爲第一於今亦然此等爾時皆不如吾而各自嗟歎吾成佛道三界之尊

經

佛說蠱狐鳥經第三

凡

卷三

今皆歸吾以爲弟子依佛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蠱狐鳥經第二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佛告諸比丘調達凶危橫見嗟歎者不得其理拘迦利比丘嗟歎調達調達亦復歎拘迦利比丘其彼二人橫相嗟歎無義無理諸比丘聞往白世尊唯然大聖觀拘迦利比丘因依正典緣法律教以信出家而爲沙門橫歎調達以非爲是不得義理又彼調達嗟歎拘迦利比丘以非爲是以是爲非佛告諸比丘今此輩愚騃之等不但今世橫

相嗟歎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前世亦然乃往過去久遠世時黃門命過親里卽取棄樗樹間彼時蠱狐鳥來食其肉時共相嗟歎樹間鳥爲狐說偈曰

君體如師子 其頭如仙人 脂猶鹿中王

善哉如好華

於時蠱狐卽於樹間以偈讚曰

誰尊在樹上 其慧第一最 其明照十方

如積紫磨金

於時鳥以偈報頌曰

君則大師子 欲見君故來 君脂如鹿王

經

佛說蠱狐鳥經第三

十

卷三

善哉得利義

蠱狐復以偈報頌曰

誠信實相知 俱相歎至誠 合積紫磨金

所問服食此

爾時去彼不遠有大仙人處於閑居淨修爲道聞狐及鳥轉共相譽心自念言彼等之類橫相咨嗟彼言皆虛無一誠實以偈問曰

吾久見所興 至此俱兩舌 自藏於樹間

俱食於人肉

於時烏瞋恚以偈報仙人

師子及孔雀 共食於禽肉 於彼髡滅頭

次第而求活

仙人以偈答曰

樗樹臭下極 一切鳥所惡 衆鹿所依因

棄苑黃門身 汝輩下賤物 俱來聚會此

食於黃門身 自稱爲上人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蠱狐者調達是烏者拘迦利是仙人者則菩薩是爾時共俱相歎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於今亦然

佛說比丘疾病經第二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一比丘疾病困篤獨自一身無有等類無有視者亦無醫藥衣被飯食不能起居惡露自出身卧其上四向顧視無來救濟者便自歎息今日吾身無救無護時阿難見往白佛唯然大聖吾身今日得未曾有如來世尊大慈大哀有病比丘當念救濟吾乃往世無數劫時救此比丘疾病之患今世亦然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於空閑處多神仙五通學者各在彼獨處各各相勸轉相佐助各各取果以相給足以作籌筭設使疾病轉相瞻療時有摩訶學志有

所緩急常馳走赴趣有一學志若有急緩疾病之厄初不視瞻時彼學志有急緩時無有救者則自獨立無伴無侶彼於異時身得疾病無療瞻者亦無持果授與食者是時五通仙人是彼和尚見之如是心自念言此人孤獨無有救護心慙念之即往到其所即問之曰摩訶學志卿強健時頗有消息問訊不寧有親厚朋友乎即時報曰無也和尚亦無親厚知識之友我之父母家屬親里去此大遠又問曰此梵志共頓一處不與親友結爲知識耶答曰無也和尚答曰不結親友無有知識以何爲人卿見餘人展轉相敬

展轉相事卿獨不也今日孤獨無有救護於時仙人
扶接摩納使之令坐將詣自所頓處勸之安心將詣
親友而以療治則頌偈曰

棄捐于妻子

出家無所慕

卿和尚爲父

等類則兄弟

頓與梵志俱

而不相供視

得疾病困篤

孤獨無所依

察子見此已

梵行爲親友

普行子恭敬

展轉相瞻視

時佛世尊往詣比丘而問之曰今得疾病有瞻視醫
藥牀卧具乎白曰孤獨無瞻視者無醫無藥去家甚
遠離於父母無有兄弟親里伴侶無供侍者世尊又

問卿強健時頗瞻視問訊有疾者不答曰不也世尊
告曰卿強健時不瞻視人不問訊疾病誰當瞻視卿
乎善惡有對罪福有報恩生往返義絕希疎佛爲一
切三界之救救度五道當捨卿耶前世救卿今亦當
然佛扶起之欲以水洗時天帝聞佛所言屈伸臂頃
忽然來下欲洗浴之佛言拘翼卿在天上香潔之中
安能救洗穢濁臭處天帝釋答曰向者世尊說此比
丘本不瞻人不視疾病孤獨無救佛爲十方一切之
救功德具足無所乏少尚瞻視之况我罪福未斷而
不興福耶時佛手洗天帝水灌還復卧之飲其醫藥

經

佛說摩訶薩埵經卷第三

三

經三

卽時除愈爲說經法卽時得道世尊以偈讚之曰

人當瞻疾病 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

如種果獲實 世尊則爲父 經法以爲母

同學者兄弟 因是而得度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審裸形子經第二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
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國王因梵志女而生一子
名曰至誠外道異學審裸形子而爲作字其裸形子
智慧聰明有超異之慧有所講說多所降伏於諸經

典無所不博普爲衆人共其國王博達衆義往詣世
尊其尼健有四姊弟因梵志生敬樂異學一名饕餐
二名興貪三名金誠四名誠雪時裸形子遣詣佛所
欲試世尊皆受法則悉知經誼具來我說爾時姊弟
各相謂言吾等共詣沙門瞿曇所試其舉動行步進
止取其長短便共往詣棄捐居家悉爲沙門受具足
戒時佛世尊以往世喻而開化之導示本源諸根所
從功德之本棄捐貢高除其僣慢皆得羅漢時裸形
子問諸姊弟所試云何諸女則以無央數誼嗟歎世
尊稱譽經典法律之妙不可勝限時裸形子不受女

經

佛說摩訶薩埵經卷第三

三

經三

言汝等以家事往欲試亂道反爲世尊所見擣取迷惑誑詐譬如有人行入水中洗去垢濁令身淨潔反溺水死汝等如是欲往試佛壞其道意視其舉動取其長短反爲瞿曇所見迷惑沒溺自失不得濟已譬如有人行入果樹欲採好果反爲禽獸虎狼所食亡身不還汝等如是往試沙門瞿曇取其法則舉動長短以來語吾而反沒溺爲彼瞿曇所見迷惑譬如蛇虺弊蟲凶惡之人尚可親近可信可樂可致吉祥安隱之法世尊瞿曇求是功德安隱之誼終不可得諸女答曰世尊道德去人四虺瑕穢之毒令人安隱寂

然虛空尚可瑕如來世尊未曾有短男女見之莫不安隱時爲我等說微妙誼咨歎道稱我等歡喜稽首歸命時比丘僧具足啓佛唯然世尊且觀外學裸形之子有異語誹謗佛道反譏諸女汝等何故歸命世尊觀其舉動當取長短而來語我反爲迷惑沉溺其身不能自濟佛告諸比丘裸形子遣四女人欲來試佛取其長短世尊無瑕何從取闕佛尋開化皆令得度至無著證乃往古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曰迦隣與他國王結爲怨仇欲往壞之卽遣四女端正姝妙姿顏無雙而往試之取其長短爲內匿賊詣阿脂

王許時阿脂王有尊太后端正殊好無不尊敬威神
巍巍殊德無量無有瑕疵柔和無曠名稱遠聞安詳
柔和迦隣王女嗟歎阿脂王功德世之希有名稱遠
聞八方上下莫不宜揚我等父王諱爲迦隣故相遣
來以相給侍奉在左右我父王辭曰其王德殊微妙
難及無有瑕垢安詳不暴忍辱無穢與人語言才辯
殊異聞名輒伏我不受言其國屬阿脂王爲大國王
又國號曰虛空王所止處有一大臣名曰細那聰明
智慧聖達難及卒慧尋答爲王輔臣時迦隣王不隨
女言棄詣大國細那土界與大衆俱周市圍繞王問

傍臣當奈之何吾自開門而捨去入此他門傍臣對
曰無得恐懼天王自安譬如師子處於林間不畏樹
木今住於此亦復如是城郭則安得護無患以偈頌
曰

以自開其門

反入此國界

阿蘭之大士

如師子林樹

安護而得護

自然無所畏

其欣踊國王

可以長安隱

人健論議其言流溢阿脂王聞其迦隣王以財利故
及其名稱發意所趣則歎頌曰此事大佳微妙難量
名德流布無有衆惡能堪任法將無於此有所誑詐

又問曰其此仙人天帝之神皆遊迦隣國界威神廣大彼聞我德卽當得勝其迦隣王便當破壞而自降伏時阿脂王心自念曰彼諸仙人終不妄語諸仙人曰吾當得勝功德無量所說如此諸臣報曰唯然大王仙人至誠終不虛言以偈頌曰

諸迦隣得勝

緣是而降伏

阿脂王失計

仙人說如是

善哉言質直

所與無所失

以故說此言

自然有聲音

天王當知之

言至誠于斯

所行無放逸

而當得勝去

又言阿脂王

而當復得勝

此云何至誠

更爲我解說

大臣答曰不曾聞乎失聖仙人剛強難化手執利劍像貌可畏丈夫男子以人民故承其德本而降伏之不言自歸其阿脂王爲大丈夫方便校計亦復如是又其眷屬和順承教無有異心志不離別所作無上威德巍巍假使阿脂王不得勝者今願天王目自覩之以王勇猛計策方便權懽難及終不破壞設不相信且自目見以偈頌曰

方策尊雄計

知時強精進

勇猛有脣略

察此則知勝

阿脂名德忍

開化諸瞋恚

阿脂王堪任 迦隣焉得勝

時王不用言興師起兵往詣阿脂國其欣踊兵大臣
輔佐聰明智慧勇猛精進以無上心和不離別又阿
脂王身自勇健其力聖強應時得勝迦隣王迦隣王
伏自歸謁拜生捕收攝尋便放火於是天帝釋以偈
頌曰

賢聖歎忍辱 開化諸瞋恚 降伏迦隣王

阿脂王獨勝

佛告諸比丘欲知時迦隣王者審裸形子是阿脂王
者則我身是欣踊大臣則舍利弗是帝釋者阿難是

爾時相隨以爲伴黨義理相化上下相承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腹使經第二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
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其國米穀踊貴人民饑餓佛
諸比丘各欲散流去遊諸國以爲歲節賢者阿難博
聞多智於法無厭辯才無礙佛所說經爲無數人護
受經典精進難及心自念言假使世尊詣於餘國而
造歲節處於他域無央數人失其德本坐具無所乏
少假使如來止此舍衛而爲歲節多所安隱爲成德

本於時世尊愍傷羣黎欲救護之入舍衛城波斯匿王傍臣人民往詣國王阿難自往說此本末王波斯匿聞阿難言請佛三月及比丘衆若干種饌飲食具足病瘦給藥一切所安隨其所樂如是三月無所乏少佛比丘衆舍衛歲節時諸比丘心自念言賢者阿難功德難及得未曾有行權知時曉了誼理勸化國王波斯匿王供養世尊及比丘衆歲節三月皆令安隱令比丘衆九十日中無有憂慮一切施安所供無乏令比丘衆各自安隱不復遊馳至於他國時佛徹聽聞諸比丘共議此事尋卽往到比丘衆所汝等向

者何所講論諸比丘衆具足本末啓白如來佛告比丘賢者阿難非但今世行權知時前世亦然行權方便乃去往古久遠世時波羅柰國時有王名梵達王有大德名稱遠聞時國饑饉米穀踊貴人民飢餓乞者衆多無以可供王喜施與四面來乞集如浮雲十方皆至隨力所任而供給之布施如是無有休息穀米遂貴天轉旱酷不復降雨所種不收人民饑困乞者日滋詣王宮門倉庫虛竭時諸臣吏各共議言今此國王敢來乞者尋卽施與不能逆人天旱不雨乞者遂甚米穀踊貴倉庫虛盡將欲壞國時諸大臣欲

救護國往詣王所具足爲王啓說此議王所施與今
可省息於法可依須後豐有爾乃復施王告之曰吾
所施與不能懈止寡人有令志願布施焉違本心又
來求者何忍逆之其不來者乃無所施時諸羣臣各
共誼言吾等於宜當共作計令諸窮士不得令來乞
爾乃斷耳於時王施未曾懈廢心自願言令諸倉穀
莫使消滅時諸法明吏告勅四遠不得令往從王乞
凶敢有乞者皆受誅罰棄命都市四遠乞者來詣其
國聞此急教不敢行乞不得見王愁憂懊惱問諸大
臣審有是命又問父母實有急教不得乞乎答曰有

之不得行乞乞者又問假令遠方有諸使吏東西南
北皆足廩價穀糧飲食今此臣吏獨欲飲食故出教
勅諸四遠貧窮乞士不得詣門從王乞凶假使乞者
罪皆應死惟遠方使得見食廩展轉相語衆人皆知
諸臣所建非王所爲有一梵志飢窮經日欲行乞凶
以救其命徧行求索給足妻子假使穀賤乞凶易得
所獲無量設穀踊貴乞凶難獲馳走乞凶無所不至
裁得活命心懷憂悴不可復言其婦於時謂梵志言
汝遭勤苦乞凶遇患無所不至而不能得何不詣王
從其乞凶本聞國王敢有乞者不逆人意梵志答婦

汝不聞耶國王有令不得令人詣王乞匄惟遠方使
乃得進見給其廩價餘人乞者必當見斬梵志答婦
我身今日欲得求安反見危害既依仰他復見毀辱
其婦答曰如諸臣吏告勅四遠惟遠使得前不聽餘
人卿欲安隱何不作使可爾言耳食乃可得於時梵
志卽受婦言執杖奉使著奉使冠詣王宮門門吏曰
子所從來答曰從遠使來門吏曰王啓其本末卽時
現之子所從來今十六國穀米踊貴各自守界何從
自致從何國來吏具問是已梵志答曰聞服王德故
被使來吏又問曰於是國界見彼國耶村落墟聚足

可達知假使爲已惟願天王獨爲已者所求易得欲
見大王故來求現門吏問之其對如是王曰現之梵
志卽入王問之曰爲誰使來梵志對曰求不恐懼若
見聽許乃敢啓王說所使來王告之曰便具自說原
除恐難王又問言誰爲使來梵志啓曰大王欲知之
我腹使來於時梵志卽說頌曰

衆人求財利	或遇諸怨賊	我爲腹使來
國主惟願恕	誰爲最尊勢	誰其第一先
我實爲腹使	大王勿罪責	諸佛及緣覺
聲聞聖弟子	捨置寂然處	入城聚落乞

窮厄無所依 生身遭苦患 今我爲腹使
惟人尊見恕

於時王愍傷之則以偈報梵志曰

梵志當施卿 赤牂牛千頭 及與犢子俱

焉得不惠使 吾爲諸使者 給與所饑乏

爲使者作使 加施無恐懼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梵志者阿難是也梵達王者波斯匿王是爾時阿難開化令悅戴仰無量於是阿難今世在國復化波斯匿王穀米饑饉供養世尊及比丘衆三月之中無所乏少是故比丘當學善言柔

和之辭當作巧辭方便之語是諸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弟子過命經第二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異比丘有弟子志性溫雅功德殊異意行仁賢至誠安隱身常侍從宿衛和尚恭順良謹精進難及順從法教不違師命於時短命宿世所種其壽薄少幼小亡歿卽生天上在忉利宮適生天上則觀天上不久堅固但觀大火吾本所志不得如意不至究竟與善師友不能相守今捨善師反

隨惡友於是違違至尊和尚及阿夷梨衆諸等類修梵行者四輩弟子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有佛世尊普一切智其慧徧見號曰如來至真正等覺今悉違遠大聖世尊和尚師友及諸同學無央數劫百千之數難值難見興于世間不可得遇講說經典深妙優與難限未曾所念口不發言而爲安隱皆開化之分別智慧說諸緣起各各解了所從有因無央數劫所未聞見悉爲解決吾本遭遇和尚可值此經典法律棄家爲道得作沙門不至超異如是等類所當興立不得究竟今反當爲放逸行乎今吾寧可先詣

世尊諮受經義則自曉責感傷已身卽以其夜威神光光明徹遠照往詣世尊稽首足下却住一面佛見其心真正樂道純淑在法爲說四諦苦集盡道卽見四諦於是世尊如其本根而爲分別得至果證歡喜踊躍受其嚴戒稽首佛足右繞三匝已忽然不現於時和尚心念弟子功德性行愁憂感結泣涕雨淚不能自解等類諫喻不能究思於時比丘往啓世尊世尊告曰呼比丘來問之比丘何爲憂惱不能自解比丘白曰弟子終殷佛言何故愁憂不能自解比丘白曰唯然世尊我彼弟子甚大良謹仁賢溫雅名德難

量未有究竟而中天歿以故憂悵不能自寬佛告比丘勿復愁憂所以者何卿之弟子已至究竟得生天上今日夜半來至佛所威神巍巍光明遠照稽首足下却住一面吾爲天子講說經法具足廣普分別聖諦於是天子卽於座上成至聖法佛爲比丘說此本末卽時歡喜除其愁憂不復涕泣於時世尊教彼比丘除憂惱迷根諸比丘各心念言得未曾有大聖世尊以無上法藥療此比丘憂惱之患於彼弟子疾病命過愁憂懊惱無能解者見佛世尊衆患皆除真爲如來至真等正覺於億千劫歌頌佛德不可窮盡佛

時遙聞諸比丘衆共議此事佛卽往詣告諸比丘向者共會爲何所論比丘白佛唯然世尊向者共會歎佛功德聖尊無極度諸未度脫諸未脫滅諸未滅療治一切婬怒癡患爲無上醫常以法藥療諸心病向者蠲除比丘憂患以是踊躍不能自勝佛告諸比丘如汝所云今此比丘見弟子終愁憂感結不能自解獨佛世尊前世宿命亦復如是乃去往古久遠世時有異閑居一象生子墮地未久其母終亡去彼不達仙人所處有上威神功德具足志懷大哀遙見象子其母命終裁能舉足東西遊伴不能自活卽時扶將

詣所止頓飲之以水將果飼之彼時象子仁和賢善功德殊妙樂于義理與得安隱無有憂患除諸衆惱於時仙人卧起同處身形轉長衣毛鮮澤則以水漿供養仙人其好果祿然後自食往反慇懃奉侍不懈彼時仙人愍哀象子觀其德行愛之如子視之無厭敬之無極時天帝釋則時發念今此仙人志在象子猶念無厭今我寧可別令愁感時帝釋示現試之化使象子忽然死地而血流離仙人見之象子死亡愁憂叵言涕泣橫流不能自解餘仙人聞來諫曉之不能除憂不復食飲時天帝釋自以其身住在虛空卽

爲仙人而說偈曰

仁者已棄家

至此無眷屬

諸仙人之法

憂死非善哉

假使悲涕泣

能令死者生

皆當聚憫泣

假啼哭不活

已習共頓止

而與象子俱

則有愍恩情

不得不愁憂

死人哭於死

其有啼哭者

明智不懷憂

仙人慧何啼

時天帝釋令其仙人懷憂惱已卽令象子使活如故於時仙人見象子尋大踊躍不能自勝不復愁憂天帝釋卽尋爲仙人而說頌曰

以拔卿憂惱 心所懷愁感 於今仁無患

而除子憂感 令人離愁惱 及一切親屬

如卿今日歡 見象子起故

時天帝釋復以偈頌曰

吾慙傷卿故 欲除諸憂感 故興此因緣

增益於塵勞 明者曉了斯 恩愛生苦患

則察其內外 無得興變化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仙人者則於今此和尚身是
時象子者苑弟子是天帝釋者則我身是也爾時相
遇今亦如此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音釋

穢古猛切 甕於耕切 眈側洽切 楔先結切 愕逆各切

泗似由切 幘側華切 覆側華切 樗抽居切 饕饕餮切 養養他刀切

結私呂切 惛智之稱也

佛說生經卷第三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寂若堂庚子年餘貲刻此
生經第三卷計九千二百三十
該銀五兩三錢九分五
治十八年五月 日徑山比丘 藏印開識

佛說生經卷第四

西 晉 三 藏 竺 法 護 譯

佛說水牛經第三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
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佛告諸比丘乃昔去世有異
曠野閑居彼時有水牛王頓止其中遊行食草而飲
泉水時水牛王與衆眷屬有所至湊獨在其前顏貌
姝好威神巍巍名德超異忍辱和雅行止安詳有一
獼猴住在道邊彼見水牛之王與眷屬俱心生忿怒
興于嫉妬即便揚塵瓦石以全擲之輕慢毀辱水牛

默然受之不報過去未久更有一部水牛之王尋從
後而來獼猴見之亦復罵詈揚塵瓦石打擲後一部
衆見前牛王默然不報効之忍辱其心和悅安詳雅
步受其毀辱不以爲恨是等眷屬過去未久有一水
牛犢尋從後來隨逐羣牛於是獼猴逐之罵詈毀辱
輕易見水牛犢懷恨不喜見前等類忍辱不恨亦復
學効忍辱和柔去道不遠大叢樹間時有樹神遊居
其中見諸水牛雖被毀辱忍而不瞋問水牛王卿等
何故覩此獼猴猥見罵詈揚塵瓦石而反忍辱默聲
不應此義何趣有何等意又復以偈而問之曰

卿等何以故 忍放逸獼猴 過度於凶惡
等觀諸苦樂 後來亦仁和 坐起而安詳
皆能受忍辱 彼等尋過去 諸角默搥杖
建立衆墮落 又示恐懼義 默無加報者
水牛報曰以說偈言

以輕毀辱我 必當加施人 彼當加報之
爾乃得疾患

諸水牛過去未久有諸梵志大衆羣輩仙人等順道
而來時彼獼猴亦復罵詈毀辱輕易揚塵瓦石以空
擲之諸梵志等卽時捕捉以脚踢殺則便命過於是

樹神卽復頌曰

罪惡不腐朽 殃熟乃遭患 罪惡已滿足

諸殃不爛壞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水牛王者卽我身是爲菩薩時墮罪爲水牛爲牛中王常行忍辱修四等心慈悲喜護自致得佛其餘水牛諸眷屬者諸比丘是也水牛之犢及諸梵志仙人者則清信士居家學者是其獼猴衆則外異道罵詈獼猴獼猴則得害尼犍師本末如是具足究竟各獲所行善惡不朽如影隨形響之應聲

佛說兔王經第三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佛告諸比丘昔有兔王遊在山中與羣輩俱饑食果蓏渴飲泉水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教諸眷屬悉令仁和勿爲衆惡畢脫此身得爲人形可受道教時諸眷屬歡喜從教不敢違命有一仙人處在山林食噉果蓏而飲山水獨處修道未曾遊逸建四梵行慈悲喜護誦經念道音聲通利其音和雅聞莫不欣於時兔王往附近之聽其所誦經意中欣踊不以爲厭與諸眷屬共齋果蓏供養道人如

是積日經月歷年時冬寒至仙人欲還到於人間兔王見之著衣取鉢及鹿皮囊并諸衣服愁憂不樂心懷戀恨不欲令捨來對之淚出問何所趣在此日日相見以爲娛樂饑渴忘食如依父母願一留意住止莫發仙人報曰吾有四大當慎將護今冬寒至泉藏已盡山水冰凍又無巖窟可以居止適欲捨去依處人間分衛求食頓止精舍過冬寒已當復相就勿以悒悒兔王答曰吾等眷屬當行求果遠近募索當相給足願一屈意慙傷見濟假使捨去憂感之戀或不自全設使今日無有供具便以我身供上道人道人

見之感惟哀念恕之至心當奈之何仙人事火前有生炭兔王心念道人可我是以默然便自舉身投於火中火大熾盛適墮火中道人欲救尋已命過命過之後生兜術天於菩薩身功德特尊威神巍巍仙人見之爲道德故不惜身命慙傷憐之亦自剋責絕穀不食尋時遷神處兜率天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兔王者則我身是諸眷屬者今者諸比丘是其仙人者錠光佛是吾爲菩薩勤苦如是精進不懈以經道故不惜軀命積功累德無央數劫乃得佛道汝等精勤無得放逸無得懈怠斷除六情如救頭然心無所著當

如飛鳥遊於虛空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無懼經第三十二

昔者有人作性仁賢修奉經戒精進守德每生自剋行無過惡一身遵行爲天下則行來四輩息意休穢行正不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無所希望以法自衛行來同學無有異計若有法會輒往聽經不以厭倦念佛功德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爲佛世尊流布弘恩歎法之義惟忘無爲法本柔潤法香普熏十方悉聞去惡就善居家爲穢出家無爲志常思法以法爲

務勤勤誦法猶服甘露法爲道藥多所療治法爲橋梁通諸往返法爲舟船度諸未度法爲日月晝夜照明去諸窈冥陰蓋消除覩於無形又信聖衆衆中學者猶如衆流遊於大海聖衆之中或得道跡或得往來或獲不還或成無著緣覺果證或行菩薩至不退轉一生補處無上正真亦由是生此則無極至深道海菩薩所奉周旋往來度脫一切靡不興戴道慧高妙無所罣礙其人每行出入四輩弘宣三寶身自歸命并化一切常尊三事一曰興立功德修治佛寺二曰誦經念道宣布典教三曰一心定意而無放逸奉

四等心慈悲喜護行空無相不願之法解了善權隨時化人使發道意其人年長命欲終時四輩衆學及諸親里五種諸家咸往問訊將無恐怖安心勿懼其人卽以偈答衆人

吾棄捐衆惡 奉行諸功德 今身以是故

無一恐畏心 猶如有橋梁 柱強上下堅

如人乘牢船 欲渡至彼岸

衆人聞之悉共欣悅代之踊躍其人命盡壽終之後生兜術天稽首彌勒得不還轉與諸菩薩講經論法開化不逮

佛說五百幼童經第三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波羅柰國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及諸菩薩俱爾時五百幼童行步遊戲同心等意相結爲伴日日共行一體無異一日不見猶如百日甚相敬重彼時一日俱行遊戲近於江水興沙塔廟各自說言吾塔甚好卿効吾作其五百童雖有善心宿命福薄時於山中天大卒雨積水流行江水大漲流溢出外漂沒五百諸戲幼童水中溺死墮于隨流衆人見之莫不歎惜各心念言可憐可憐父母舉聲悲哀大哭不能自勝求索死屍不知所在益用悲

酤時衆人往反諸比丘具白佛意佛告衆人早豫知之宿命不請呼諸父母告之莫愁此兒五百世宿命應然今雖壽終生兜術天皆同發心爲菩薩行佛放威神顯其光明令其父母見子所在佛時遙呼五百童來尋時皆來住於虛空中散華供佛下稽首禮自歸命佛蒙世尊恩雖身喪亡得生天上見彌勒佛惟加慈澤化諸不逮佛言善哉卿等快計知道至真興立塔寺因是生天既得生天見於彌勒諮受法誨佛爲說經咸然歡喜立不退轉各白父母勿復愁憂人各有命不可稽留努力精進以法自修人在三界猶

如繫囚得度世乃得自由歸命三寶脫于三流發菩薩心乃得長久遊四使水度脫四瀆父母聞之悉從其教皆發道意時諸天子稽首足下繞佛三匝作禮而退忽然不現還兜率天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毒草經第三十四

昔者一國有大叢樹樹木叅天無折傷者中有樹神明達義理出入行節與衆不同四方來趣經歷樹水時樹神悅豫恣人所欲菓果薪草不以爲恨蔭涼泉水服者大安時有一鳥他方口含弊惡毒草飛過此樹因投其上適墮上枝毒侵其樹尋枯其半時叢樹

神心自念言此毒最凶適墮樹上須臾之間今半樹枯日未至中未盡冥頃如是悉枯未滿十日恐皆毀死此叢樹木當奈之何去斯毒害時虛空中有天神曰如是不久有明人來歷遊道路過斯叢樹卿取樹間所藏金雇掘此毒樹盡其根株令無有餘爾乃永安設不爾者日未冥頃毒樹盡枯悉及叢樹樹神聞之因化人形住於路側待之以到卽語其人吾有金藏當以相賜願掘毒樹窮索其根其人聞得重金藏實卽言唯諾便前掘之盡其根源樹神喜悅尋與金藏其人取去家居致富樹神歡然得離毒難衆樹長

安華果茂盛不慮毒患諸罪皆散佛言叢樹者謂三界樹神者謂發意菩薩也烏從他方取毒來者謂魔事衆想從無明致虛空神者如來至眞等正覺也教諸學者不從魔法當順善友菩薩大士修同志者乃拔三垢衆勞之厄掘樹盡根謂消姪怒愚癡之冥設不爾者溺在三界罪蓋自覆無有威勢拯濟衆生生死之惱得賜藏者謂道法藏菩薩大士展轉相助成猶萬川流合于大海樹神欣然悉無憂患還處樹者以能逮得無所從生大哀法忍因住三界廣度一切得寶喜樂家居富者以得總持六度無極三十七品

修四等心四恩十力相好四無所畏諸根寂定爲無限寶道富無量還歸家者解歸本淨真道之際也示現佛身廣宣道化開度十方靡不蒙恩

佛說龜喻經第三十五

昔者有一龜王遊行大海周旋往來以爲娛樂時出海邊水際而卧其身廣長邊各六十里而在其上積時歷日寐息陸地而不轉移時有賈客從遠方來遙視見之謂是可依水邊好處高陸之地五百賈客車馬六畜有數千頭皆止頓止炊作飯食破薪然火食諸牛馬騾驢駝駝行來卧起於時龜王遭身火燒歟

然擾動因即移身馳入于海遊走東西火害不息賈人見之謂地爲移海水流溢悲哀呼嗟今定死矣當奈之何龜身苦痛不能復忍因没其身入大水中溺殺衆人牛馬六畜皆共并命菩薩時告諸弟子曰假喻引譬以解其意達來賈客謂三界人五百羣衆謂五陰六衰諸入之難龜身廣長各六十里者謂二六牽連十二因緣輪轉無際周流五趣無一懈怠然火炊作爲食具者謂三毒熾盛情欲發興龜馳走入大海水者謂犯十惡沒溺三惡地獄餓鬼畜生之中苦不可言是故如來降其聖德無極大慧往返生死救

濟危厄罪所覆蓋盲冥不解顯示法燿令心開闡咸發無上正真道意

佛說菩薩會爲鼈王經第三十六

昔者菩薩會爲鼈王生長大海教化諸類子民羣衆皆修仁德王自奉正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愍於衆生如母抱育愛于赤子遊行海中勸化不違皆欲使安衣食充備不令饑寒其海深長邊際難限而悉周至靡不更歷以化危厄使衆罪索於時鼈王出海於外在邊卧息積有日月其背堅燥猶如陸地高燥之土賈人達來見之高好因止其上破薪然火炊作飲食

繫其牛馬裝物積載車乘衆皆著其上鼈王見之被火焚燒焚炙其背車馬人從咸止其上困不可言欲趣入水畏害衆賈爲墮不仁違失道意適欲強忍痛不可言便設權計入海淺水自漬其身除伏火毒不危衆賈兩使無爲果如意念輒設方計衆賈恐怖謂海水漲潮水卒至吾等定死悲哀呼嗟歸命諸天釋梵四王日月神明願以威德惟見救濟鼈王見然心益愍之因報賈人慎莫恐怖吾被火焚故捨入水欲令痛息今當相安終不相危衆賈聞之自以欣慶知有活望俱時發聲言南無佛鼈興大慈還負衆賈移

在岸邊衆人得脫靡不歡喜遙拜鼈王而歎其德尊
爲橋梁多所過度行爲大舟載超三界設得佛道當
復救脫生死之厄鼈王報曰善哉善哉當如來言各
自別去佛言時鼈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五百弟
子舍利弗等是追識宿命爲弟子說咸令修德
佛說毒喻經第三十七

昔者有一家喜行毒一行毒已家中得富宿命罪
福自令其然一國惡之不敢往來與共從事畏見危
害一國達之行求子婦無肯與者各各相令此行毒
家世之最惡不順義理欲害人命設與婚姻行毒無

處反來危人是故達之猶離劇賊賊與人鬪手拳相
加尚有強弱行毒之家默然以與人人卒被此害命
不可救咸共令知皆達離之無與從事其人困極偏
求子婦無肯與者因行他國千餘里外求其子婦其
人家富既復豪貴婦家貧陋且復不貴見彼家富貪
與其女不行毒故益入財物尋迎婦來在家行禮威
儀悉備不失婦禮出入應禮節時其家中耗損不諧
當行毒害乃得富耳姑嫜勅婦令其行毒害殺某人
吾家本業自應其然婦聞愁憂白姑嫜曰我家行慈
初無加害不任行毒死死不犯姑嫜罵詈不肯受教

因語毒神今取此婦不行毒藥以加害人而不肯從當奈之何毒神答曰吾當化之令不違教毒神便往化爲毒蛇來趣其婦其婦恐怖不知所至或現頭上食現其前飲現器中卧現牀上行步逐後其婦恐怖不知所到羸瘦骨立不能飲食毒神勅之令行毒藥乃相置害窮困無計可之從教于時本土比舍有人到此國邑見其女身羸瘦不安以用愕然何故如是女具語意還到我家宣白父母令疾迎我不爾定死人還具說父母聞之愁感憤憤父嚴車馬疾行迎女到其鄉土具喻姑嫜女母悲泣夙夜思女故遣迎之

當聽相見不久來還姑嫜聽去父載女還便語姑嫜卿家行毒吾奪汝女不復相與設共諍者自有官法應得爾不此是滅門之憂不肯聽者棄行毒事乃相還婦夫婦共議此婦端正世之希有不可棄之寧棄毒業又官家聞便相危害便止毒業與其約誓不敢復犯遣棄毒神家中遂安其毒神者謂四魔行毒求富謂諸魔天惡鬼神輩日日迎婦國中人民不肯與者又謂其人不從魔教迎婦者行到他方求以爲入便取得婦魔者謂染法教使行毒不從言者覺知魔不墮五陰使人還歸語父母者謂從般若善權之教

父報將歸謂從本無令其女婿止毒及與母者謂去
三毒衆妄想求應四等因六度無極善權方便一切
得度三界至於正真無極之慧

佛說誨子經第三十八

昔者有人父早命過少小孤遺獨與母居未被教勅
出入不節不拘禮教違失先聖典籍之誨不肯學問
諮受經法惟以愚伴迷惑之衆以爲徒類嗜酒博戲
高抗華飾有表無裏放恣情欲噓天雅步不以孝順
修德經心當用立身身犯衆惡口言麤穢心念毒害
不念所生親之遺教惟以非法亂行爲業母甚患之

因欲教勅示其至密威儀法節令改心行慎心護口
奉先聖典修其祖父所生之則敬受世尊無極之道
因以慈意演出妙誨而告子曰

子常行柔和 結伴從善友 恒宜喜勸助

長修正法化

子又問母曰

若常行柔和 以何爲爾乎 設結善友者

何用爲增益 假恒宜勸助 何爲修此義

長修正法化 何所有加施

母告子曰

若常行柔和 衆人所愛敬 設結善友者

堅任無能動 恒宣勸助者 致獲大財富

長修正法化 壽終生天上

子白母曰善哉親教其誨無上其法無限巍巍難量不可稱載吾之愚冥其日久矣背恩向僞不識至真迷於容色惑於種姓自謂才智不明謂明不達謂達不別尊親之明誨賤善貴惡不惟孝養慈親之德捨厚就薄愚伴爲侶遂使致是癡惑日甚賴蒙親化顯以慈仁垂流愍澤乳養之本轉令興隆通于十方啓受頂奉不敢遺忘子稽首謝修行親命終始無違子

如法進常行柔和一國宗焉擇善爲友無能侵焉恒行勸助合偶離別和合鬪諍大得供遺財寶無量稽首歸佛奉受五戒修行十善諸天衛護國王聞之召爲大臣王告之曰朕聞德行一國悅之故以相命國無良臣惟爲良輔使士清寧四國歸德爾乃顯榮其人曰諾不敢違聖惟恐薄德不副功效爲慚愧耳違負聖教黎庶怨望所以自難不敢順命王曰觀仁言行舉動進止果能辯之故相召耳其人默然立爲大臣王復告曰某許國王本時與吾親親無二猶如一體有傳口者兩頭相鬪令身相失年月時久各爾廢

礙無能解者欲卿身躬自往和使如故當重相賜財
寶重位其人曰諾因取家財供作美饌又齎寶物往
詣彼國跪拜陳謝素自闇塞被蒙天潤爲王所使遣
此飲食金銀珍寶以貢大王前者謬誤舉動不當相
失聖意從來闊別積累年載慚愧羞耻踧踖無顏故
遣貢遺願恕殃豐原其罪過其王聞之心中欣然亦
返責已吾久有意欲得和解無能發者使彼興意先
來相謝是吾不逮之所致也便手執筆作書報之惟
別歷載不得言面每思舊好何日捨懷中間隔絕不
及所致不見忽捐復遣賢臣美供瓊琦以相謝矣剋

抱來意終始不忘願一同會及散久迥今寄琦珍是
身所有貴致微心言面乃叙彼王得之歡然無量剋
期會日快共相娛樂察本所失蓋不足言傳者過差乃
致此患以爲比國友親意厚急緩相救自遣大臣名
不可計實增益其位阿難白佛言母之至教莫能大
焉佛言至哉復問佛言將來之世皆承此教乎佛言
有從不從所以者何將來之世人民悖亂貴惡賤善
放逸情意臣欲害君子殺二親弟子危師不念弘德
乳養之恩欲令其沒獨見奉事嫉妬其師猶如怨家
罪莫大焉所以者何弟子後世在前陽供在後欲攻

心不與同師出天下宣傳道化度脫一切反憎惡之
罪中之罪不可爲喻後世德人時時有耳天下樹多
香樹希有香草渺生少少山地出金寶耳好人行德
亦復如是惡人行時伴黨相隨識真者少彌勒佛時
德人乃多貴善賤惡無有偏黨道德盈盈不可稱量
修德無上不爲罪殃孝親敬君奉承師長歸命三寶
三乘興隆三毒消索所度無量皆使得道阿難聞之
悲喜交集將來末世乃有此患不如山野愚民癡人
勝此輩者能知去就進退之宜稽首而退
佛說負爲牛者經第二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
千二百五十人俱及衆菩薩時佛明旦著衣手執應
器入城分衛時遠方民將一大牛肥盛有力賣與此
城中人城中人買出之欲以殺之在城門中與佛相
遇其主見牛旣大多勢畏犇突故請十餘人將牛共
行牛遙覩佛心中悲喜絕勦馳逸數十人救不能制
之走趣如來如來則知憶本宿命阿難見之前欲搏
耳逐之一面恐觸如來一切衆人亦懷恐懼畏來傷
佛佛告阿難聽之來勿得呵之牛徑前往趣佛屈前
兩脚而鳴佛足淚出交橫口自演言唯然世尊加以

大哀救濟危厄令脫此難今是其時大聖難遭億世時有所以出者爲衆生故惟垂弘慈一見濟拔佛言善哉甚可愍哀意之迷人乃值斯患阿難從天龍鬼神人民莫不愕然甚怪所以畜生之類自歸天尊阿難長跪前問聖尊此牛見佛何故自歸本末云何佛言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轉輪王王四天下千子七寶治以正法不枉萬民天下太平人民安寧五穀豐盈又有四德視民如子民奉猶父沙門梵志長者人民莫不啓親身未曾病永得安寧四域宣德徹于十方時轉輪王遊觀四方還欲歸宮時見古世人親親

人而爲債王所見拘繫縛在著樹而不得去時轉輪王七寶侍從停住不進怪之所以遙見故舊爲人所拘負五十兩金令不得去聖王報之解之令去當倍卿百兩金其人白曰吾復轉負某百兩金當以償之不能捨置聖王卽勅諸臣下到宮與其百兩金臣下言諾卽解債王得還歸家其人數數詣王宮門求金不得債主求之避不知處遂在生死周旋往來無數之劫不償所負至于今世墮此牛中所債所賣數千兩金故來歸佛宿緣所牽佛語阿難時轉輪王則我身是其債王者此牛是佛爲聖王保之爲償竟不與

之故來歸佛求索債故佛告牛主佛爲卿行分衛倍償牛主不肯還欲得牛佛復重告吾稱牛身斤兩輕重與若干斤金故不肯矣時釋梵天俱來下叉手白佛佛勿分衛所欲得金萬千億兩吾等致之布兩牛皮釋梵四王積累金寶滿兩牛皮爾乃各罷將牛到祇桓中入其中門觀察佛身及聖衆形諸菩薩德巍巍無量光光堂堂猶星中月威神照達不可稱計因時思惟念佛法衆七日命盡忽生天上尋憶自識宿命世尊功德來還人間散華供佛報其恩德稽首佛足佛爲說經卽發無上正真道意輒得立在不退轉

地從無生忍乃還天上

佛說光華梵志經第四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千二百五十菩薩無央數人于時衆人無央數千皆來集會在於佛所悉下鬚髮行作沙門各自與五百羣從修治道德精進不懈成得神通生死根斷普獲道證周旋十方濟度衆生阿難白佛此等衆學宿有何行本修何德乃致此譽神通之慧然爲第一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久遠世時經歷劫數九十有一維衛佛時有一國王名曰旃頭城號旃頭摩提爾時有

一梵志名光華博學衆經廣宣法典無義不達有五
百衆侍從啓受數數往詣維衛如來聽受經典誘化
羣黎開發愚冥勸示正真行作沙門修德爲業時彼
國中五百營從將五百人大臣羣僚亦作沙門有大
長者化諸羣衆皆復捨家行作沙門奉行精進不犯
禁戒命終之後得生天上天上壽盡來生人間如是
上下終而復始九十一劫於此佛世皆作沙門悉會
佛所爲佛作禮退坐一面諸天龍神乾沓和阿須倫
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靡不來到會於佛
所稽首足下遷住一面佛時便笑阿難問佛何因緣

笑至眞世尊終不虛欣惟說其意佛告阿難見此衆
人天龍鬼神來會者不答曰已見佛告阿難維衛佛
時有一大國名旃頭摩提王名旃頭皆奉大法歸命
三寶時有梵志名光華總攝三達博綜衆經無義不
達見維衛佛化於十方天上天下靡不啓親誘五百
衆往詣佛所而作沙門咸受經戒時其國王棄國捐
王與五百衆亦作沙門有大長者亦化羣從五百之
衆行作沙門普受道化進獲神通奉四等心慈悲喜
護九十一劫不歸惡趣生天上人間今得人身悉來
會此亦普出家行作沙門啓受經戒皆得道證欲知

爾時所行梵志豈異人乎勿作斯觀則吾身是國王人民及大長者之衆皆是維衛如來至真同時學者彼種此獲功不唐捐皆自得之佛說是時無央數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應時立不退轉地一生補處亦不可計得成羅漢亦復如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變悔喻經第四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爾時有一居士厭世苦患萬物非常身之所有財物如幻寄居天地猶如過客無一可貪惟道真正未可常存因便出家行作沙門精進不懈志本不達則

便入山山中修行夙夜不廢不惜身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守志不動不得道證心欲變悔還作白衣學道積年勤務不休然心冥冥不知所趣本在人間數蒙謗議口舌流盈今在山中復無所獲進退無宜不知所湊不如脫衣還就吾業猶豫未定時山樹神覩之惜其功夫方欲成就反欲還家志在瑕穢代之恨恨不可爲喻因則化作比丘尼身身異化亂意欲發道心堅固其志其比丘尼身著珠寶面色光榮非世所有復現女人顏貌端正色像第一姿曜煒煒衆類無逮俱相謂言卿比丘尼何故身著寶瓔珞

脣口妙好猶如赤真珠比丘尼曰寶如幻化脣如彩
畫端正喻膏有何可貪如卿今身色雖端正猶如春
華身若果落不久著樹四大合散無有正主惟心爲
本在三界中獨來獨去無一隨者禍福追身如影隨
形三界皆空無一可賴爲罪所覆五陰六蓋心閉意
塞不解三昧比丘聞之心卽覺了知審如言識別四
大本因緣合食身自害剖判本空猶如寄居觀十方
人無有親疎則心了意解諸漏得盡生死已斷悉無
起分出入自由不著垢塵爾乃達知山樹有故化如
除浮雲神勸之樹神跪拜自陳辛苦周旋三界五陰

所覆十二牽連忽始相因惟見愍哀救濟此雲卽爲
說經使心開解奉受五戒修行十善塞惡三塗道心
稍前途至無極入佛正真於時世尊告諸比丘解其
本末執心當堅無得後悔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馬喻經第四十二

昔有長者畜一好馬初得之時志操犇突不可御調
適欲被騎前兩脚跳騎上遊逸四出橫走不從徑路
入於溝渠突樹牆壁其主長者甚懷瞋恨還歸在家
鞭撻酷毒不與水草獨令窮困饑餓心惱而自剋責
心中無計不知何施空中聲出則告之曰順從其主

時無患難時馬心解明日長者故乘騎馬被著鞍勒馬卽受之不復跳跟騎上鞍住亦不爲態牽東西南北行從而不違與穀飲之隨時消息令飽滿肥盛氣力後騎將行轉遂調柔日日成就後生二子至數歲長者乘之復不順從跳跟橫走斷絕鞿絆捶杖加之不以改行還歸餓之乃思已殃食以百草飲以濁泉自作已受何所復怨夜行見母長跪問言今者大家獨見憎毒不得水草撾鞭甚酷毋獨高處不念親感行來欣欣一身喜樂高望遠視猶若鴻鵠不憂子孫獨遇此酷其母答曰是卿身過何所怨責長者受勒

被鞍卽受騎汝隨順東西從之便見愛耳斯事極易而卿反之故獲此殃子聞母教明日卽從長者試之安然順之騎之授身令行卽行令住尋住長者大喜馬卽調良飲食隨時與母無異假以爲喻長者謂佛馬喻學人不受佛教放心恣意不從道化故爲說法令知去就跳跟走行不可制者加以捶杖爲演五戒十善生天人中罪者示以地獄餓鬼畜生勤苦之難三界之患往來輪轉無一可安設不犯惡五戒十善乃開化之四等六度神通之行在於十方諸佛共會三毒消除去諸陰蓋其子從母長跪問曰前聞其師

所行法則師說深淺之行皆有意故五戒十善因爲天人說空無相願六度無極四等四恩不在生死不住滅度乃入正真勇果之徒處神通乘周旋三界度脫一切

佛說比丘尼現變經第四十三

昔者舍衛之城城名拘薩國中有諸蕩逸姪亂之衆專爲凶惡不隨徑路一國患之以爲酷苦伴黨相追共爲惡逆官家求取馳走叵得於時國中諸比丘尼俱共遊行樹下精思專惟正道不捨心懷衆比丘尼智慧第一名曰差摩神足第一名蓮華鰭各各有德

行威神巍巍時天小熱俱行欲洗指流水側凶衆遙見卽生惡心姪意隆崇欲以犯之候比丘尼適脫衣被入水洗浴尋前掣衣持著遠處欲牽犯之時比丘尼見發逆意意中愴然愍之爲愚因脫兩眼著其掌中以示諸逆卿所愛我惟愛面色以盲無目何所可好復示腸膈身體五藏手脚各異棄在一面謂凶衆言好爲所在逆凶見此忽然恐怖知世無常三界如寄其身化成骨血不淨無可貪者尋還衣被稽首悔過所作無狀反逆無義願捨其殃長跪叉手各受五戒將至佛所稽首于地自責其罪盲冥無知迷來日

久作惡不罷不覺世世當受禍危今蒙大聖垂恩救濟乃感比丘尼威德化眼去罪罪輕稍近無爲佛言善哉惡趣已離轉當成就如樹華枝果實已茂行亦從斯諸人欣然求作沙門佛卽聽之正心爲本尋時出家守護諸根衆殃永除五蓋不存三毒消滅爲佛子孫以斷生死自然神通爾乃識別佛之大恩

佛說孤獨經第四十四

昔有一人幼少孤苦獨一身居種作廣田益有犁牛得收五穀乳酪醍醐衆果菜茹不可限量供給遠近諸食之者往來每與窮困名德流布普通十方時衆

喻解語其意當得伴黨獨不可諸衆人咸來皆共居止在其人邊居家遂多更立城邑取婦生子子大衆多父轉年大教告諸子當可施行護身口意布施施德子各違錯不從其教言父今已老何不寂然妄有所教誰當受之父得子惱心自念言吾本一身所豐施達近下及不逮今得諸子亂我身心不從其教不如無子佛言人本立神一而清明能有所益奉於正行強有所觀不解本無自見有身因生五陰六衰之惑反爲所迷不至正真後解三界一切皆空五陰悉除三毒自滅乃至無上之正真道佛說如是莫不歡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終
不
言
卷
分
終
四

喜

音釋

全

蒲悶切

壓瑣切也

隘胡夾切

蹶蹶子六切

蹶蹶恭而不自安貌

踏踏資昔切

踏踏不自安貌

瑣

琦

瑣姑回切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

瑣

瑣姑回切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

瑣

瑣姑回切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

瑣

瑣姑回切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

瑣

瑣姑回切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瑣瑣也

瑣

佛說生經卷第四

終

佛說生經卷第五

西 晉 三 藏 竺 法 護 譯

佛說梵志經第四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爾時世尊晨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次第求食即時轉行到梵志舍時彼梵志遙見世尊威神巍巍諸根寂定其心湛靜降伏諸根無復衰入如日之昇出于山崗如月盛滿衆星獨明如帝釋宮處於忉利如梵天主在諸梵中如高山上而大積雪現於四達如樹華茂其心澹泊如水之清三十二相

經
佛說生經卷第五
一
卷五

莊嚴其身八十種好徧布其體威神光光不可稱限
觀之如日卽從座起與眷屬俱前行奉迎稽首佛足
請坐別牀佛便就座時梵志梵志婦心懷踊躍若干
種食香潔之饌手自斟酌供養無極飯食畢訖舉鉢
洗手更取卑榻聽佛說經於時世尊卽爲梵志及妻
子僕從下使講說經道開解其心分別其義諸佛之
法隨其本源而演分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
慧應病與藥尋而心解苦集盡道於時梵志妻子僕
從下使卽於座上逮四聖諦取要言之則天眼歸佛
法衆奉受五戒於是梵志卽從坐起稽首佛足白世

尊曰大聖弘恩得現利義今日所獲度於衆患皆是
如來至真等正覺之所救濟由如大雲同於虛空普
雨天下多所潤澤世尊如是常以大哀無極之慈廣
說大法佛告諸比丘汝等寧聞梵志今所宣揚口所
說乎比丘對曰唯然世尊已見已聞佛言今此梵志
與諸眷屬皆獲大利如是具足吾於異世令此梵志
得獲廣普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波羅柰城有一尊者
名曰所守是梵志種也黠慧聰明識解義理卒對之
辭口言柔美爲王所敬常可王心其國多有蒲萄酒
漿飲食之具王及人民飲食快樂彼時梵志作異技

術多所娛樂令王欣愕王大歡喜多所賜遺恣其所
欲梵志白王我當歸家自問其婦欲何志求王卽可
之梵志便還到家問婦我興異術令王歡喜許我所
願汝何所求以誠告我爲卿致來婦問梵志君何所
願其夫答曰我願一縣其婦答曰用縣邑求我願得
百種瓔珞傳飾臂釧步搖之屬種種衣服婢奴乳酪
醍醐飲食於時梵志復問其子汝何所求其子答曰
我之所願不用步行得乘車馬與王太子大臣俱遊
於時梵志復問其女欲何志願其女對曰我所求者
欲得珠寶以自嚴身上妙被服千女中央而獨殊好

用餘異願乎於時梵志又問奴婢欲何志求奴言欲
得車牛覆田耕具婢曰欲得碓磨春粟磴麵以安四
夫人不得食則不悅喜無以自安於時梵志還詣王
所具足爲王本末說此妻子奴婢所可求也復以偈
重歌曰

大王願聽之 所願各各異 我家心不同

婦索百瓔珞 男求車馬乘 女願珠寶飾

吾前畜奴婢 求田及磴磨

於時王以偈答曰

隨汝之所欲 則與不違心 應時使梵志

皆得歡喜悅 其王皆以賜 各各如志願

如意得具足 歡喜無一恨

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國王者則吾身是爾時梵志則今梵志身是其妻者今梵志妻是子則子女則女奴則奴婢則婢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君臣經第四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諸比丘心自興念承佛威神諸天感之得未曾有於是世尊常以慈愍調達而反害意向於如來佛以大哀弘意得之或復比丘而說此言往

者世尊豈不察知調達凶惡心懷誚害而捨除其頭髮或有比丘各各議言佛以預知調達凶惡心懷危誚或有議言誰令調達除頭鬚髮作沙門佛遙聞之諸比丘衆共議此事便到其所告諸比丘調達凶惡不可稱量舉要言之言不可竟佛言如是如是其比丘調達者常以害心向於如來未曾和悅吾以慈心而降伏之昔者過去久遠世時已來難量從是以來佛久知之調達凶惡心懷危誚吾以慈心而降伏之續知如此故爲沙門欲令建立攝取善德以是爲本由因出家緣得救護欲計調達不但今世求吾之便

而懷害心吾常至真心弘普而降伏之及往去久達
世時不可勝計波羅柰城有國王號曰大猶以法治
國不枉萬民王有大臣名密善財智慧聰明無所不
通名德超異與世不同其性吉祥殊妙和雅安隱無
患常懷慈心多所愍哀志懷柔潤其王無愍釋子哀
心志不懷慈常伺人過欲得其便心懷凶惡無一快
於時彼王與密善財大臣俱大猶王告大臣人何所
食說何所言多所安獲不致危害而得長益應時以
偈而歌頌曰

食言少獲多 不忍得長大 忍辱致損過

密善財云何

密善財大臣以偈報王曰

大王是瞋種 恚恨心所爲 無害無瞋怒
則正本所行

王復以偈問曰

以何得安寐 何行無憂患 以何至一法
密行致善財 賢聖何所歎 至滅能不憂
誰能保此事 除愁令無患

大臣以偈答曰

棄瞋得安寐 除恚無憂患 怒者毒之本

大王當知此 聖賢之所歎 緣此無憂患
以此義答王 嗟歎忍辱行 毀咎千瞋恨
以此義答之 分別令降伏 不推得其便
凶惡不能加 立之平等德
佛告比丘衆欲知爾時國王猶則調達是大臣密
善財者則我身是以得佛道具演本末佛說如是莫
不歡喜

佛說拘薩國烏王經第四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
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明旦著衣持鉢入城分

衛國王波斯匿有四大臣拜爲四將合四部兵欲伐
他方小國於時四臣遙見世尊與衆僧俱卽詣佛所
稽首足下退任一面世尊問之諸仁者等欲何所湊
諸臣對曰王波斯匿遣臣等行舉四部兵欲詣他國
攻伐小國唯然世尊我等之身爲此國王多所興立
及餘衆勞常畏危命今當遠行行當戰鬪有所攻伐
如是發行世尊讚曰善哉善哉諸賢難及所作難及
是爲報恩而有反覆設行少所所作不失汝等之身
受王俸祿所作當然此事佳善爲愼儀像則成正仕
報大神恩則有反覆諸賢聽之不但今世爲此國王

有所興立成就功效所作難及昔者過去久遠世時沙竭之國大有諸烏衆而來集會止頓其國彼有烏王名曰甘蔗王八萬烏在中獨尊烏王有婦名曰舊黎尼於時懷軀有阻惡食心念如是欲得鹿王肉食至誠白王欲得此食於今我身小發此念欲得善柔鹿王肉食乃活不爾者死沙竭國王欲得善柔鹿王肉而食噉之獵者亦募而行求之捕求之將來於時烏王聞其音聲合會烏衆汝等當行沙竭國王有大善鹿王形貌名須具夜欲得其肉彼時四烏應募吾等堪任取善柔肉用國王故不惜身命當辦此事無

令餘烏逐我後行於時四烏數數往至大衆會所各自議言以何方便而得取之彼時其人國王使者往告太子說烏數來則遣守護所遊至處不得如願然後復遣大烏之衆求願具之肉今現在此便遊隨彼卽時取肉舉之而去時國王子見大烏衆恐懼馳走還白國王具說本末國王問之烏所從來乃至於此太子白曰我見四烏色像若斯數數來至於彼鹿苑吾亦數往然後四烏來到時沙竭王卽敕外人令捕烏師致鷹將來四烏見之畏在危命故往取來卽時受教轉遣烏師應往以若干變觀其所趣造立便張

羅捕烏輒以獲之生上國王於沙竭國王問其四烏而呵罵之汝等何故數來至此犯吾境界四烏答曰唯然天王非我所樂不願至此又有王名曰安佗與八萬烏俱以爲眷屬之尊師其婦舊黎尼懷妊受胎發此阻極而以惡食欲得食噉須具善柔鹿肉彼王遣來受其君教不惜身命自投沉歿而奉謹敬非吾所願時國王聞得未曾有愕然怪之彼自食心莫作此食自受王教作此方計不惜身命爲其王投棄軀命今之所爲誠非所及於世希有欲求俗人有此反覆受君父教尚不可得況烏獸乎奉宣其命難及難

及實未曾有於是諸烏爲王說偈言

唯願大國王 我止沙竭國 我等王安佗

與八萬衆俱 婦名舊黎尼 欲思善柔肉

是大王鹿苑 具足爲王食 於是國王心

自念言此事 難得爲未曾 有於時國王

我等國王使 奉命來至此 受君之敬命

不敢自至此

告諸烏曰赦汝罪過在汝所湊常得解脫勿有制

拘

佛告諸臣欲知爾時四烏身不令汝等四臣則是安佗國王今波斯匿王是也今者國王諸侯兵臣吏卿

等所將八萬鳥是爾時得脫不見危害今亦如是佛說如是四臣兵吏及比丘僧莫不歡喜

佛說蜜具經第四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俱爾時梵志迷惑異道術不信佛法欲亂佛教行於城中遙見佛來惡不欲覩竊入他舍得無世尊瞿曇見我於時大聖愍傷憐之尋到其所住於目前欲得避去永不能得又欲馳走不能自致來詣佛所彼時世尊爲說經法尋時歡喜善心生焉輒歸命佛及法衆僧奉受戒禁繞佛三匝稽首而退還歸其家卽取應器

盛滿中蜜兩手擎之來詣佛所而欲奉上佛告諸比丘取是鉢蜜而布與衆僧時一鉢蜜佛及衆僧皆得滿足鉢滿如故卽復授佛佛告梵志汝取是蜜投著大水無量之流梵志又問何故佛言具足水中蟲螺龍鼃魚鼈悉蒙其味梵志受教卽投水中還至佛所或驚或疑踊躍悲喜於時世尊尋以欣笑五色光從口出上至梵天普照五道靡不周徧還繞身三匝授菩薩決光從頂入授緣覺決光從口入授聲聞決光從臂肘入說上天福光從臍入說受人身光從膝入說地獄餓鬼畜生光從足入於時阿難從坐起整衣

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而白佛言佛不妄笑笑會有意佛告阿難汝見梵志以蜜奉佛布比丘僧餘蜜投水對曰唯然今此梵志然後來世歷二十劫不墮惡趣過二十劫當得緣覺名曰蜜具諸比丘對曰唯然世尊我等悉見於此梵志以一鉢蜜多所饒益而得緣覺佛告比丘於是梵志非但今世以一鉢蜜多所饒益前世宿命亦復如是乃往過世不可稱計有一婆羅門往入閑居寂寞之處見有神仙多所博愛或有人說今此仙人往古難及當任啓受有人報言用爲見此養身滿腹之種爾時有仙人得五神通見心

所念卽於樹下閑居之處踊在空中住其人前其人見之歡喜踊躍善心生矣卽還其家盛滿鉢蜜而奉授之時仙人受飛在虛空緣是施德後作國王名曰蜜具以政法治國治國積年壽終之後得生天上佛告比丘欲知爾時五通仙人則我身是爾時梵志今梵志是爾時施蜜受天人福緣是今世亦復施佛後致緣覺於是賢者阿難以偈讚佛

至尊多哀憐 自然至誠度 爲諸天人世
懷衆獄繫者

故爲諸天世間尊 於法自在雨法教

以歡悅心多所勸

出家上天無數千

勝今無利皆得利

其有悅心歸命佛

恭肅慇懃造少薩

臨命壽終見趣安

爾時世尊讚賢者阿難曰善哉善哉審如所云復次
阿難造若干行乃成所立佛救一切如母念子佛說
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雜讚經第四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俱
爾時有一比丘尼子捨家爲道喜詣家家與諸白衣
雜錯麤獷行不純一母數訶之勿得爾也行有節限

若有法會講經說義乃可行耳無得校進爲俗間事
父亦呵之亦不肯受父母之法教在於人間家居造
亂但與惡人不成就子共相追隨遇諸覓人共搥捶
之加得手拳今欲投火中久乃置耳叫呼得脫捨去
諸比丘聞而往救之得還歸家諸比丘衆而往白佛
說其本末佛告比丘此人不但今世不隨家居教迷
惑其行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諸烏櫟賓近家居人
數喜探欲捕取之烏妻謂烏無得近人家作櫟莫信
於人得無取卿加之苦毒其烏聞之雖欲捨去心懷
戀戀不能避去衆人數數共觸燒之故不捨去衆人

捕得盡滅其毛羽荆棘繫頸天時霖雨泥溺叵行又不能飛徐徐自伸歸到其櫟妻時以偈歌頌問曰

誰皆滅毛羽 今天復降雨 被荆棘爲鎧而立戶何謂

鳥以偈答婦曰

我身吉祥有所緣 於今天時大霖雨 汝促開戶無違我 且持食來活我命

其婦以偈答曰

我如所念如所造 卿所譏折多所貪 今遭殞危如得華 後方當更獲其實

我之所頌亦可受

具足成酪致醍醐

值此懃苦衆惱已

當詣屏猥處閑居

去彼不遠有一神仙梵志道人遙聞其聲而歌頌曰

不覩惡罪果 緣是遭苦患 以故莫作罪

將無受大惱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烏妻不乎今此比丘尼是也其烏夫出家子爲沙門被打滅者是也爾時仙人則吾是也昔日相遇今世相值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草廬經第五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俱

爾時有一比丘新學遠來客至此國諸比丘欲求倚
 籌今觀於子行不具足舉動不詳將無於此造損耗
 業爾時新學不得倚籌復詣餘處求索倚籌彼諸比
 丘不問本末速授倚籌前比丘聞卽往問言卿何以
 故不問本末便與倚籌比丘答曰吾授倚籌有固不
 妄當奉事我供養以時有新比丘安詳雅步舉動不
 暴入出進退不失儀法類如佳人不以凶惡主比丘
 獨在不出新學比丘復取衣鉢取主比丘搥捶榜笞
 就地縛束搏繫其口將無所喚人聞其聲卽於其夜
 馳迸行走天欲向曉諸比丘衆適聞其聲皆來趣之

解其繫縛則問其意時彼比丘本末爲說諸比丘當
 共分布行求索之使我還得衣鉢諸比丘答曰吾等
 語卿莫得妄信勿與倚籌將無見狂自在放恣不用
 吾語所可作者今可自省時諸比丘具啓世尊佛言
 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爲是凶人所見侵枉不
 知本末而妄信也而在所遇輒爲所侵乃往過去有
 梵志名草驢馳載瓦器有持門戶行於道路遙見一
 奴住於道傍遙觀梵志稍來近之心欲劫奪與之相
 見梵志信之此人見我來奉事我有所施與來親附
 我彼時梵志以偈頌曰

汝處於四衢 顏貌有反覆 人未知本末

不選擇觀察 其道入覩此 淨修行最法

無有衆病惡 當施供事我

爾時餘梵志道共侶行皆共謂言莫信此人將無欺卿
卿擄奪財物以偈頌曰

梵志無得趣見人 於四衢路莫妄信

搖動其耳面無理 定將擄卿奪卿物

彼時梵志不信伴語反信賤奴未有所益佐助供養
於時彼奴向於夜半見人斷絕卽奔走前擄捶梵志
破傷脚膝眼眩躓地奪其財物草驢馳梵志亡失所

有又復破其膝躓地啼泣由如小兒稱怨呼嗟時有
一天名淨修梵行以偈頌曰

其求財於利 而行於愍哀 懽悞而自用

不從尊師教 皆當得是惡 如彼梵志苦

從遇不慎路 獲罪如梵志

佛告諸比丘爾時梵志草驢馳者今此比丘授新學
比丘猗籌者是髮鉗惡奴新比丘心懷惡依猗籌緣
是劫盜者是也彼時諸異梵志今諸比丘難被比丘
者是也爾時淨修梵行天者吾是爾時相遇今亦相
值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孔雀經第五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
千二百五十人俱諸比丘悉共集會皆共嗟歎心念
世尊得未曾有一人興世號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毀
壞一切諸外異學忽然幽冥無復光曜未有佛時致
妙供養衣被飲食牀卧之具莫不恭事自歸之者佛
現世間是等之類言誨不行佛以道耳遙聽比丘所
共講議卽到其所問諸比丘向者何論諸比丘具足
自啓說我等集會平等正覺適興于世諸外異學便
沒不現忽然幽冥無復光曜佛告諸比丘吾未興世

外學熾盛如無日月燭火爲明日月適出燭光無明
今佛興世異學皆沒無復威曜獨佛慧明無所不照
不但今世有殊異行也前世亦然未曾有法乃往過
去久遠世時有一大國在于北方邊地之土號曰智
幻智幻土人齋持烏來至彼遮梨國其土國界無有
此鳥亦無異類奇妙之禽時彼國人見持烏來歡喜
踊躍不能自勝供養奉事飲食果赧日日月月而消
息之遠方之烏而覺見之皆來集會不可稱數一國
普共供養奉事尊敬無量於彼異時有一賈人復從
他國齋三孔雀來時衆又見微妙殊好羽翼殊榮行

步弘雅所未曾有衆人共覩聽其音聲心懷踊躍又
加於前千億萬倍皆棄捨烏不復供事烏無威曜忽
然無色如日之出燭火不現永無復心在諸烏許普
悉愛敬於彼孔雀視之無狀前所敬養諸烏之具皆
以供養孔雀之形尊敬自歸諸烏皆沒不知處所於
時有天卽歎頌曰

未見日光時 燭火獨爲明 諸烏本見事
水飲及果飡 由音聲具足 日出上樹間
諸烏所見供 於今悉永無 當觀此殊勝
無尊卑見事 尊上適興現 卑賤無敬事

於是賢者阿難緣世尊教心懷踊躍以頌讚曰

如佛不興出 導師不現世 外沙門梵志
皆普得供養 今佛具足音 明白講說法
諸外異學類 永失諸供養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孔雀者我身是也烏者諸外
異學也天者阿難也於時在世雖論經法未除三毒
生老病死不能究竟除塵勞垢淨修梵行於今如來
興于世間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
天人師無上士道法御號佛世尊於今說法具足究
竟淨修梵行離諸塵垢除婬怒癡生老病死獨步三

界而無所畏降伏諸邪衆外異學莫不歸伏一切蒙
度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仙人撥劫經第五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千二百
五十人俱爾時錦盡手長者至舍利弗所諷誦經還
歸其家獸所居處下其鬚髮而爲沙門未得羅漢一
切所造皆已備足時諸比丘往見世尊今我等察錦
盡手啓首面見聞說法律尋時出家而爲沙門博聞
多智講若干法言談雅麗詳緒無獮興起禪思故復
還家世尊如是隨其所應未得羅漢無根無著法以

未成就覩見生死周旋迴轉不得解脫如佛所教如
來至真等正覺所獲安隱佛告諸比丘何足爲怪吾
成無上正真道爲最正覺錦盡手爲舍利弗雖見教
化度於四患吾於異世以凡夫身廣說經法度諸慙
苦乃爲殊特往昔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仙人名曰撥
劫得五神通時爲國王所見奉事愛敬無量神足飛
行往反王宮彼時國王供養仙人一切施安坐在王
邊日日如是王奉仙人布鬘而行手自斟酌百種飲
食積有年歲供養無限於時彼王有小緣務王有一
女端正殊好於世希有王甚敬重重之無量女未出

門王告女曰汝見吾不供養仙人奉事慙慙不敢失
意女則白曰唯然以見王告之曰今吾有事當遠遊
行汝供養之亦當如我奉莫失意時彼仙人從空中
飛下至王宮內王女見來以手擎之坐著座上適以
手擎觸體柔軟卽起欲意適起欲心愛欲興盛尋失
神足故不能飛行思惟經行欲復神足故不能獲時
彼仙人見國王女貪欲意起不能從志步行出宮如
是所爲其音暢溢莫不聞知時無央數人皆來集會
王行事畢還入其宮聞于仙人失于無欲墮恩愛中
失神足故不能飛行王時夜至其宮獨竊自行往見

仙人稽首足下以偈頌曰

吾聞大梵志 卒暴皆貪欲 爲從何所教
何因習色欲

時撥劫仙人以偈答王曰

吾實爾大王 如聖之所聞 已墮於邪徑
以王遠吾教

王以偈問曰

不審慧所在 及善惡所念 假使發欲心
不能復本淨

時撥劫仙人復以偈答王曰

愛慾失義利 姪心鬱然熾 今日聞王語
便當捨愛慾

於時國王教告仙人仙人羞慚剋心自責宿夜精懃
不久卽還復神通佛告諸比丘爾時仙人撥劫今舍
利弗是國王者吾身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經第五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
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清信士有子聰明智慧辯才在
在所興無所不博能自豎立而無慊怠明了殊絕又
曉家業買賣之利多獲財寶供養父母佛威神護諸

天宿衛無央數人所共愛敬不可父意不愛念之常
憎惡見驅使出舍數加捶杖不能復堪馳至他國在
於異土賈作治生方便計校興造時節不失不廢所
業多積財寶清信士聞多積財寶遙遣人呼使來歸
子不肯還清信士復遣人行設使不來遣財物來慊
懃諫曉都不肯遣其子報曰父困苦我不可復計至
使今我不能受心所遣遣也復難自往時清信士對
比丘衆自訟說意其子有病不順父母諸比丘具以
啓佛世尊告曰此清信士不但今世與子不和前世
亦然福德殊異有所造行無所違失不可其心比丘

且觀於此其子智慧殊特德不可量不可其心不欲聞其聲復欲思得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人名曰阿夷扇持爲獼猴師教於獼猴舉動法則技術戲笑多所悅豫於衆人民以此技術無央數人悉共愛敬遠近皆來觀其技術蒙是之恩多獲財利其阿夷扇持前後獼猴大得衆物搥捶搏蹋其人異日將彼獼猴入於城中縛於柱者搥捶毒痛毀辱折伏於時獼猴竊得嘿出馳走入山閑居獨處近附仙人依之止頓採取果蓏供養仙人復自食之阿夷扇持聞之走在某處空閑山中而遣人使呼之來還

獼猴不肯逆報之曰吾今續念前因毒我衆患難量前時我父橫無過罪而見加毒毀辱巨言今故馳走來入山中阿夷扇持便自往謂獼猴言來歸還家嘿聲不肯仙人報曰亦可原置答仙人曰吾置之耳仙人報曰敢可強致小勸喻之然後持行假使強欲致之儻不能也其人答曰假使方便欲致之去不肯往者吾當作計卽時以偈而歌頌曰

卿賢柔善子

譬如鹿就蔭

便從樹枝下

得無饑渴死

爾時獼猴以偈答曰

不仁和生我 我自知志性 從何所覩聞
獼猴爲柔賢 我到諸方面 未中有間念
假使有邪長 終不能制意 吾今續念之
君阿夷扇持 將我入城中 縛柱加毒痛
於今不忘之 搥捶我苦毒 我已得自在
不能就君困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阿夷扇持子今清信士子是也清信士則父也其仙人者我身是也如是具足當分別說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夫婦經第五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清信士其婦端正面貌殊好威光巍巍威德無倫聰明智慧言語辯才多所悅豫衆人所敬於時夫婿不敬重之憎惡不歡不欲見之反更敬愛不急老嫗僕使爲妾而敬重之其婦見婿心異不和志在下使便謂其夫假使卿心不相喜者儻當見聽出家爲道作比丘尼數數如是婿便聽之卽便出家爲比丘尼晝夜精進行道未久證得羅漢然於後時其清信士所敬女人歸非常沒時清信士便行求索得前時所妻爲比丘尼呼之歸家比丘尼不肯

隨之吾已出家則爲他人更生異世罪福不同時比丘尼聞往曰世尊說其本末佛告諸比丘是清信士前世毀辱此有德之人不但今世又此女人生生有德有殊特之志此人常壞亂之今比丘尼已入三大路復欲毀之不得從願佛告比丘乃古無數世時有一梵志婦名蓮華端正殊好面貌殊妙色像第一於世希有名德難及其梵志有一婦婢使而親近之慎敬於婢不肯恭敬蓮華之妻不喜見之反用婢語將婦出舍至于山間上優曇鉢樹採諸熟果而取食之棄諸生果而用與婦其婦問曰君何故獨噉熟果生

者棄下而持相與其夫答曰欲得熟者何不上樹而自取之其婦答曰卿不與我我不能得當從夫命婦卽上樹夫見婦上樹尋時下樹以諸荆棘遮樹四面欲使不下置在樹上捨之而去欲令使死於時國王與諸大臣共行遊獵過彼樹下見其女人端正殊好顏貌殊異世所希有卽問女人卿何爲人爲所從來其婦本末爲彼國王說所戀國王見女人女相具足無有累瑕心自念言其彼梵志愚騃無智非是丈夫而不敬喜于此女人除棘載去其宮內立爲王后其后智慧辯才難及互用撈捕及以六博書䟽通利遠

近女人來共博戲王后輒勝無能當者於時梵志遙聞彼王有后端正工於博戲其有來者王后得勝無不歸伏莫能勝者心自念言且是我前婦非是異人其我前婦博戲第一又彼梵志亦工博戲欲詣王現其技術時王后聞一梵志形像如此及其顏貌長短好醜卽心念言是我前夫於時梵志詣王宮門王卽現之遙試博戲侍人名齒於時梵志以偈頌曰
髮好長八尺 其貌若如畫 柔輒上第一
當念熟果菰
於是王后以偈答曰

往時婢自在 其志好其所 敬重爲第一
劫取爲第一
時梵志復以偈答王后曰

詣閑居龍處 龍象常所遊 於彼相娛樂
當念熟果菰

王后以偈答梵志曰

獨自噉熟果 生者棄與我 是吾宿因緣
梵志所劫取

於時梵志心中懷恨卽自剋責悔無所及佛告諸比丘爾時梵志今清信士是其婦者今婦是彼國王

吾身是爾時起亂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譬喻經第五十五

過去無數劫時有獨女賣麻油膏爲業時有比丘日
日於是母許取麻油膏爲佛然燈積有年數佛後授
比丘決汝後當作佛諸天國王人民悉往賀比丘比
丘言我受恩獨母聞比丘授決便到佛所白言此比
丘然麻油膏者我所有願佛復授我決佛言此比丘
作佛時汝當從其受決佛告舍利弗是時比丘者提
想竭佛是時獨母我身是也昔維耶離國有一長者
聞佛來化卽詣佛所稽首禮足白佛言意欲請佛一

時三月佛默可之卽攝衣持鉢就長者家餘人請者
不能復得皆興悲意圖害長者便剋日舉兵圍合數
重長者怖懾至心於佛無復他想佛爲說法若干要
語長者及眷屬皆逮不起法忍佛從坐起出解外人
說害之苦報嘆和慈之福若干要言衆人意解八
萬四千發無上正真道意諸比丘白佛今此大會見
佛意解爲是遭時也爲宿有因緣乎佛言今此衆會
一時度者皆宿與佛有因緣故比丘白言願佛本末
說之聞者增益功德佛言昔有一國居近大海時王
名薩和達以慈治國視民如子國有大災三年不雨

人民饑餓王召梵志道士問當雨不占者答曰滿十年乃有雨耳王聞是語恐人民死盡愁憂不樂當作何計以濟國人乎復念曰惟當身施以救衆生耳便齋戒清淨叉手向十方曰以我前後所作善行若有福報者願生海中作大身魚以肉供養衆便閉口不食七日命終得生爲魚身長四千里具識宿命便墮海岸上正像黑山民人見山怪那得是山皆往視之乃知大魚舉國皆往乃解取食得免饑困國遂還復豐熟如故告諸比丘爾時魚者我身是也爾時食我肉者今維耶離國人是如來往者以肉活衆生一世

中耳今以道慧救護識神還復本無長離三界衆苦永滅矣菩薩勤苦具足三施何謂三施外施內施大施是爲三施衣食珍寶國土妻子是爲外施肢體骨肉頭目髓腦是爲內施四等六度四諦非常十二部經爲衆生說是爲大施求道之法三施具足乃疾得佛佛說是時無數衆生皆發無上正真道意首達者年尊教化五十人惟先年少其智深遠行諸國土教化六萬人展轉與首達共會首達弟子見惟先智慧勇猛悉欲往崇之首達謂諸學者惟先年幼其慧薄少惟先竊聞其言菩薩法者當相供養行諸國土視

若見佛今我無護而起同法之意惟先其夜默然而去其國土所以者何欲令學者供養首達首達者用誹謗惟先故墮摩呵泥犁六十劫既出得爲人無舌六十劫所以者何不制心口意故而失菩薩法罪盡已後逮前功德自致得佛號字釋迦文佛告諸學者其首達者則吾身是惟先者今現阿彌陀佛是其坐中一切皆悉言其失小耳得其罪大佛告諸會者身口意不可不護其有信者奉行而得道所作過惡能自覺改悔首其過可得微輕昔無數劫時有一人大興布施供養外道梵志無數千人數年之中諸梵志

法知經多者得爲上座中有梵志年耆多智會中第一時儒童菩薩亦在山中學諸經術無所不博時來就會坐其下頭次問所知展轉不如乃至上座問長老梵志所知亦不如儒童十二年向已欲滿知經多者當以九種物以用施之九種物者金馬銀鞍勒及端正女金澡盥及金澡槃金銀牀席皆絕妙好如是之比有九種物長老梵志便自思惟吾十二年中無係我者而此年少欵乃勝吾人可羞恥物不足言失名不易便語儒童所施九物盡當與卿小下我使吾在上儒童答曰吾自以理不強在上若我知劣我自

在下無所恨也梵志懊惱避坐與之七寶交飾極爲
精妙長老梵志因問儒童卿之學問何所求索答言
吾求阿惟三佛度脫萬姓長老梵志心毒恚生內誓
願言吾當世世壞子之心令不得成若故作佛亦亂
之不宜復念言善惡殊塗恐不相值唯當大修德爾
乃相遇耳便行六度無極兼修諸善恒無廢捨之意
於是別去施生九物與諸梵志使各分之已各減一
銀錢追與儒童不受九物使吾之等普分得之儒童
受已各自別去菩薩道成調達恒與菩薩相隨俱生
俱死共爲兄弟恒壞菩薩爾時長老梵志調達是也

儒童者釋迦文佛是以本誓故恒不相離是其本末
也師言學當有善知識昔有驢一疋其主恒令與馬
相隨飲食行來常與馬俱馬行百里亦行百里馬行
千里亦行千里衣毛鳴呼與馬相似後時與驢相隨
飲食行來與驢共侶驢行百里亦行百里驢行千里
亦行千里毛衣頭軀悉爲似驢嗚呼唉病純爲是驢
遂至老死不復作馬學者亦如是隨善知識則日精
進精進者得道駛隨惡知識則日懈怠懈怠者是爲
長沒也昔者外國婆羅門事天作寺舍好作天像以
金作頭時有盜賊登天像挽取其頭都不動便稱南

無佛便得頭去明日婆羅門失天頭天頭若去衆人聚會天神失頭是爲無有天神著一婆羅門賊人取我頭不能得便稱南無佛諸天皆驚動是故得我頭諸婆羅門言天不如佛皆去事佛不復事天賊稱南無佛得天頭去何況賢者稱南無佛十方尊神不敢當但精進勿得懈怠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歡喜如是後便追沙門去作比丘尼精進得應真道也昔有國王於城外大作娛樂國中人民皆共觀之城

中有一家其父有疾不能行步家室共扶將令彊行出城便止樹下不能自致語家中言汝行觀來還乃將我歸時天帝釋作一道人過其邊便呼病人汝隨我去我能令汝病愈人聞大喜便起隨去釋遂將上天至天帝宮見金銀珍寶非世所有意中生念欲從求乞有人語言可從求瓶病人便前詣釋言我欲去願乞此瓶釋便與之語之言此中有物在汝所願病人卽時持歸室家相對共探之輒得心中所欲金銀珍寶恣意皆得因大會宗親諸家內外共相娛樂醉飽已後因取瓶跳之我受汝恩令我富饒跳跟不止

三十一